



破除邪说论

索达吉堪布·著

著作
8

DISPELLING THE WRONG VIEWS

破除邪说论

索达吉堪布 · 著

版本：2024年12月

破除邪说论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无等本师释迦牟尼佛！

纵览当今世界，有很多人并不信仰宗教，而信仰宗教的教徒则可按常规分为佛教徒、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这三大部分。作为佛教徒，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开创的佛法，若按所信奉教义及流传地区的不同可基本分成藏传、南传、北传三大系统，无论哪一种体系，也无论哪一种传承，作为佛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全都是佛陀亲传的妙法甘露，也全都有确切的历史考证。所有教派自古以来都有代代相袭的大成

就者，一切法门亦无不是秉承世尊教义的通往最终解脱的清静通途。若能一以贯之、融通并包，则万千法门自可汇成佛法的整体义海，任何修行人也都能从中汲取到自己所需的甘露法意。

不过让人倍感诧异的却是，不信仰佛教的人或者信奉外道的人士对佛法反而不怎么攻击，恰恰是佛门内部的一些自立山头之人动辄就以佛教的权威面孔自居，时不时就要从自宗的立场、观点、利益出发，对别的教派、别的宗门大加贬斥。要么评论别宗为魔说，要么认定他派是邪道，似乎只有自宗才是唯一正确地抉择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比如有些净土宗人斥责禅宗、华严宗为痴人妄说；更有相当多的汉地佛教徒因理解不了密宗的见解与行为从而对藏传佛教频频发难……在这一点上，藏传佛教的信徒倒是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冷静，他们几乎从不随意讥评、诽谤任何宗派，不管是小乘还是大乘显宗，都能得到他们同样的理解和尊重。反观别的地区，情况就大不容

人乐观了。

本来不同教派之间的辩论甚至争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只要大家都本着求真、求实、答疑解惑、共析难点的真诚态度，任何佛法上的问题都是可以拿出来进行讨论的。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台湾萧平实为代表的一股随意痛斥别宗别派的逆流，却令人深深感到佛法的正常研讨正被人肆意歪曲、妄加利用。

1944年出生于台湾中部小镇农家、世代务农的萧平实，最近几年似乎特别活跃，一直纵横驰骋在佛教“论争”的第一线。他不仅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汉传佛教的诸多高僧大德，同时也将藏传佛教许多卓有建树的大成就者、祖师大德列入自己欲行剿灭的黑名单上。几年来，我陆陆续续见到过一些他公开批驳汉藏大德的文章著作，看过后最强烈的感觉便是痛心、遗憾：为佛教徒以如是的恶言谩骂诋毁古往今来的大德以及佛法善说而痛心不已；又为这种不加分析的论调

竟吸引了一批后继者、追随者而深感遗憾。不过我却一直未对他的种种说法做出反应，因我的确是以清静心在观这件事、在观这个人。保持沉默的另外两点原因是：一、萧平实的文章中涉及到了很多印、藏、汉大德，我原来想的是——这些被牵扯到的人以及他们的传承弟子会站出来澄清一些基本事实，而且他们当中精通显密经论的也大有人在，故我自己也就不需要越俎代庖了。二、萧平实的所有问难、谴责其实来的都很简单，他既无教证也无理证，常常都是断章取义般地摘抄下被批对象的零星文字，接着就施展恶语相向的伎俩无端责骂，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亮出自己所谓惊世骇俗的观点，全部过程仅此而已。因而我始终觉得若与这样的人认真辩上一辩，恐怕是会贻笑大方的，所以也就不想再浪费笔墨。

但不曾想萧平实这人倒越写越欢畅，他对密法的攻击也越来越起劲，看来是到了该说一说的地步了。不过我又有点担心，因他若懂藏传佛教的话，那我们

倒是可以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好好辩论一番，这原本就是藏传佛教不共的特点之一。通过立宗、因及比喻的三相推理，是是非非自可变得一清二楚；不过照萧平实的文章来看，此人恐怕对密法以及因明一无所知，除去胡说与谩骂外，从不曾展开过任何有理有据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要展开辩论就显得非常困难。

并且截至目前，好像还不曾听说有人驳斥过萧平实的观点、文章。我想人们不反驳的理由可能是认为他所言所写皆为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值一驳，故而大家也就任其继续折腾下去。但我在经过几年多的观察后终于决定：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萧平实的言论，认为其不值正眼看待也罢，又或者觉得公开驳斥他有失身份也罢，我本人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负起我应尽的责任。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对一个智者而言，他当然不会人云亦云，见风使舵，随随便便就跟着一种歪理邪说跑，但对智慧尚未成熟之凡夫或者初入佛门之士来说，打着佛教旗号的很多反佛教的主张很有可能会俘

虏住他们飘摇不定的心。如果真的受了邪知邪见的影响，这些人的心相续就此就会被毁坏掉。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太令人痛心了。

想到这里，我才不揣冒昧，决心提笔捍卫正信佛教的尊严。同时也是为了向读者描述一下我所了解到的有关佛法，特别是藏密的清静面貌，以期重正视听，廓清缠绕在很多人心头的对密法的偏见迷雾。我们藏族有句谚语：对好人不加奖励会令人失望；对坏人不加制止会令他的恶行更加蔓延。所以对一切显现上不如理如法的行为，我们都有权力制止它们的日益泛滥。更何况佛陀也开许并支持对一切谤法者的邪说进行遮止，此点在《宝顶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清楚：“凡谤法者、破戒者，我开许待彼等如仆人，应当制伏。若非尔，我未开许。”

至于说到某些人如此行事会不会另有密意，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样大规模诽谤密

法到底都有哪些密意可言。再三思索之后，我还是认定批驳萧平实应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在回答他对佛法、对藏密的责难时，我象征性地引用了一些他自己有代表性的话语；至于别的邪见歪说，读者当以同理破之。鉴于此人的著作处处表露出他不懂因明及辩论规范甚至不解世间逻辑等特点，故我也只能多加利用世俗的一些辩答方式展开对他的破斥，这是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一点。希望本书能帮助有缘者舍弃邪分别念，曾经迷茫过的人们最终又都能回到佛法的正途上来。

作为佛教徒，我们理应心平气和地以世尊的教言为判断标准而互相探讨一些佛法疑点、难点，否则，不关佛法真实本义的漫天叫骂只会让人深觉骂者的不可理喻与无理取闹，这样做的结果对自他都不会带来些许利益。

我们只应该随顺真理，而真理则在平实之处时刻

显发恒久的光芒；天空中总会突然冒出一些乌云，但它们的出现正好让人们更加体会到乾坤之朗朗、日月之明丽。

下面即对他的少数话语、个别论点略作分析批判，有缘者当自行深入下去，并做出最后的公正评判。

萧平实说：我们的《楞伽经详解》，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讲，藏经里面有好多祖师注解楞伽经，但是我不去看它，因为我发现他们所讲的都不是我要的，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佛讲的是什麼道理，解释错了。

答：萧平实先生说他讲解《楞伽经》的思路、方法堪称前无古人，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从实际情况来看，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在解释佛经、撰著论典时，都会发挥各自的理解与认识水平，而佛陀在讲法时也往往有直接、间接说法的区别，并因此而使佛经充满

了密意及隐藏意。故而佛经的内涵才非常深奥，也才能引得那么多人试图从不同角度去对佛经做一番崭新而又不背离佛陀原意的再读解。所以，我自然会对先生的另辟蹊径之举深表随喜，如果他真的是在认真读解《楞伽经》的话。但在看过这本《楞伽经详解》之后，巨大的失落感却让我不得不对萧先生的胆识与学识之间的距离表示怀疑。也许是我水平有限，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过在此书中，别说前无古人之见解难以寻觅，我倒是觉得他连佛陀的本意都未能理解。充斥全书的是随处可见的谤法之语，别的暂且不论，单单看上引的短短几句话，从中就已暴露出太多的佛法常识性漏洞，这让人如何能再相信萧先生批驳别人的能力与价值。

首先要纠正萧先生的一个错误概念，即他在藏经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藏地祖师对《楞伽经》的注解。如果在藏经中连先生要批斗的对象都找不来的话，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藏经中，那么我们倒要问先

生一句：你又是从哪里得知藏地祖师对《楞伽经》的看法？答案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就是你本人凭空捏造了。

对藏传佛教稍有基础的人都知道：藏文的大藏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甘珠尔》，也叫《佛说部》，是由译成藏文的佛说三藏四续经典汇编而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有 104 函或 108 函。而《丹珠尔》才叫做《注疏部》，顾名思义也就是由已经译成藏文的各种学科和注释显密佛教的著作汇编而成的一部丛书，全书约有 218 函左右。有一点是必须要加以澄清的，即藏地祖师如果对《楞伽经》做过注解的话，这些注解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丹珠尔》里。因《注疏部》中收录的皆为翻成藏文的印度诸大德所造的各种论典，藏族人自己造的论疏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在藏经或《丹珠尔》里。说藏经中有祖师对《楞伽经》的注解，这就如整天数落石女的儿子一样毫无意义。

我们这样说并非是对萧平实先生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只是为了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若有人真信了他的话并进而对藏地祖师大加贬斥，由此不明真相而造下恶业那才真叫冤枉呢。

还有一点也要请问先生：你到底懂不懂藏文？如果不懂，那怎么看藏地祖师对《楞伽经》的注解？恐怕即就是想看也不可能如愿以偿。如果懂藏文，那你看的到底是哪一位祖师的注解？他在哪一点上错解了佛意？你依靠哪些教证、理证推导出他的错误？他的哪一句话背离了佛法？笼统地说一个人这错那错说服不了任何人，请拿出具体的证据！

另外，萧先生自己说自己不去看藏经里面祖师对《楞伽经》的注解，既如此，那又是如何发现“他们所讲的都不是我要的，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佛讲的是什么道理，解释错了”，你是凭什么发现的？既不看也不读，那么除了听别人讲解以外，剩下的就只能是

凭借神通了。

我倒是很佩服先生的勇气，只是我不知道后人在看到他写的这段文字时，如果因了它的误导而对佛法，尤其是对密法产生出极大的偏见，那时谁又来为他们的利益负责？

最后，我想把有关藏文《楞伽经》的大致情况向读者朋友们做一交代，真诚欢迎大家在因缘成熟时能深入藏经、深入藏文佛典、深入整个藏传佛教，真正对密法来一番亲身体证，孰是孰非到时自可见出端倪。

藏地流通的《楞伽经》均转译自汉文。一名《入楞伽经》，北魏时代菩提流支译成汉语，共九卷二十八品，后由郭法成（藏族译师）译成藏文；一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刘宋时代求那跋陀罗由梵文译成汉文，名《一切佛语心品》，共八卷，后由郭法成译成藏文，并将汉族轨范师万希（音译）之注释亦译

为藏文。汉文本中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楞伽经》又称《四卷楞伽》，因共有四卷的缘故；菩提流支译的则称为《入楞伽经》，共有十卷。它们的不同并非天壤之别，其实质依然一体相通。

萧平实说：台湾号称有八九百万佛教徒，其中有几个证得真如总相智？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而这一百五十人统统是在我们会里悟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会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读了《悟前与悟后》悟的……只有这么一位，其他就没有了。

答：八九百万佛教徒中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位证得所谓的“真如总相智”，这一结论到底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如果说是先生自己一一调查取证、亲自验明的话，则恐怕会与现量直接相违：因他本人从未搞过如此大规模的“佛法修证程度普查”，而且此人平日里接触的怕都是自己会下的弟子，以他一会儿说这个是邪教、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外道的行为举止来判

断，他不大可能经常与那些被自己痛斥的人物互相往来。这样看来，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唯一途径便是依靠自己的神通。不过早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世尊就未曾开许过以神通来抉择别人是否开悟这一做法，而且据说萧先生本人平时一直在大张旗鼓地痛骂密宗，而密法惹怒他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他自认为密法祖师整天都在乱用神通。既如此，那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是一个不乱用神通的人，否则岂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别人也会认为他是一个坚持双重标准的人。

那么这一结论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一个不赞同别人使用神通同时又未做过大范围调查的人，却敢一下子就否定八九百万人的修行成果，我们不禁要问了：如果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确切证据，这算不算是一个大妄语？这种行为算不算是一种大诽谤？

萧先生在他的很多著作上都署名曰“平实居

士”，既是居士，那么想来居士五戒应该是被其持守的吧。至于他在许多自撰的书上还署名叫“菩萨戒弟子某某”，我们暂且不论，单看五戒中“不妄语”这一条就已经令人替他大捏一把汗了。不妄语就得说诚实语，但你所谓的实话的依据又在哪里呢？如此看来，此人实在是自己把自己摒除出居士之列。真正要想印证别人的开悟与否，必须自己首先开悟，而且自己必得先经过另一位开悟者的印证才可。现在你说八九百万人皆未证悟，言下之意即是自己早已开悟，要不然也当不了别人的裁判。那么还是那句话：证据何在？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则人人都可自称开悟，人人都可为别人印证，佛法的严肃性还能得到保证吗？

我知道汉族有句俚语，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不敢说这句话就是萧先生本人的写照，但上述绝对性的结论确实存在着任何一个智者都会感到怀疑的漏洞。最大的怀疑即在于：谁赋予了萧平实先生

任意评判别人的权利与能力？

宗门相传：威音王前，无师自通尚可；威音王后，无师自通则名天然外道。而萧先生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无师自通的，因他自己说过：“现在佛教界自从广钦老和尚过世以后，所有的法师、居士不是落在常见就是落在断见，你找不到真正的佛法。”既然所有的法师、居士都堕断常两边，那么恐怕也无人能当其师了，则萧先生应属于无师自通者之流了。但宗门早就把这种人称之为天然外道，一个天然外道居然还要对八九百万人妄下评语，并以开悟者自居，这无论如何都与大妄语脱不开干系。当年永嘉大师虽于天台教下开悟，但玄策禅师却对其言：“无师自悟，乃天然外道。今曹溪祖在，应求印证。”于是大师就往六祖处去求取印证并终获六祖认可，从此留下了“一宿觉”的千古美谈。再看萧先生的言行：除了对千余年前的二祖慧可、五祖弘忍，以及近代已过世的虚云老和尚、广钦老和尚等极个别人表示认可外，剩下的人

只要不在其会中，就全都被他一棍子打死。如此卓然独立的大居士确实非常罕有，因而指认他无师自通当不为过。不过，既然祖师都已对此类人下过定义，我们也就不必在他的资格问题上再费笔墨。

不仅一下子就将几百万台湾信徒全部批倒，他还将印证的范围伸向了离自己远隔千山万水的藏地大德身上。他曾经说过：古今藏密四大法王及一切仁波切、活佛等均未见性，皆堕断常二边。又云密宗“未悟言悟，未证佛果而说已成佛（最常见的方式是互捧：我说你已成佛，我不说我已成佛；你来说我已成佛，你不说自己已成佛），这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中，说这种行为就是大妄语业，犯十重戒，不可悔，舍寿后必下地狱……所以第二世的顶果钦哲绝对不是第一世顶果钦哲本人，只是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而已。他们大妄语，犯了严重的律仪戒，怎么可能再受生于人间呢？……密宗这些人用外道法来代替佛法，破坏佛法，又这样大妄语骗人，怎么可能逃得过因果

的报应？”

表面看来，这番话的确慷慨激昂、针砭大胆，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一大堆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文字里，没有一个观点、罪状有充足的可以端上台面来的证据。没有证据的说法似乎才应该叫做大妄语；未证言证之人似乎才必堕地狱无疑。萧先生的证悟与否，我们无从得知，好像也没有哪一位公认的大德来为他印证，不过密宗祖师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真实证悟的密宗大德基本都有其不共的授记，并有有目共睹的弘法事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以及圆寂时的种种瑞相等可供众人验明他们修证水平的“证据”。作为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坦白地说，我至今尚未在密宗典籍或现实生活中发现萧先生揭露出的有关密法祖师互相吹捧、指鹿为马等丑恶伎俩的实施证明，倒是无意中在他本人与同道者互通有无的文字往来中找到了下面的一些让人顿生疑惑的词句：

《平实书笺》有一篇许大至的序，内中说道：

“专心学佛，一意参禅，破参后深入经藏。”《宗通与说通》中还有张果園的这段话：“平实先生自 1990 年破参亲证实相迄今十载，以其亲证如来藏之功德勤修三昧，深入三藏十二部经，对于大藏经所显真实义理具足了知，迺至微细清讹之法义，亦圆满证悟无碍，智慧之深妙令人叹为观止。”而作为印证自己会下一百五十人开悟的导师，他在《无相念佛》中则对其弟子如是评价道：“此四人至今皆仍悟境不退，随时随地明见自己本具之佛性。”又于其书《续貂三记》云：“本书排版之后，二校之时，付梓之前，续有三人因参话头而悟入，一人因无相念佛而自得心开。”……

我不是一个聪明人，看不出这些文字背后的深刻含义，只是单从表面看来，这些互相赞美之举倒有些像萧先生罗列出的只有密宗大德才惯用的行为方式。批判对象的毛病怎么全都跑到批判者的身上来了？这

到底是谁在批判谁？这样的批判还有价值与可信度可言吗？恐怕自相矛盾的话也得算是一种妄语，这种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妄语所导致的诽谤之过，不知这些互相唱和者知不知道？严肃的佛法修证层次之认定，居然沦落为古代某些酸文人之间你唱我和般的互赞互捧的境地，这到底是谁发明的印证思路？如果真如评论所云此人确实深入过三藏十二部的话，那就请在大藏经里找一个佛陀开许这种自己印证自己、然后又互相印证的先例吧。

我们已经提到过，引起先生反感密法的还有一点原因，即他认为密法神道道、妖孽迭出，所谓的高僧大德个个贪心不止、智慧粗浅，除了用一点小气功、小神通妖言惑众以外，真可谓一无是处。对他的这些评点我们暂且搁置一边，只想列举一点他自己的言论。白纸黑字面前，是非曲直我想应该一览无遗了吧。

他自谓道：“过去世我也在密宗觉囊派待过一两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见《邪见与佛法》第87页）又云：“大慧宗杲转生至于二十世纪末仍无神通。”（见《宗通与说通》第19页）……

至于密宗的神通不想在这里多谈，其不可思议之境界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形容！只想请先生回答几个问题以释群疑：先生此处所现的这些神通到底是大妄语还是诚实语？如果别宗不能乱显神通的话，谁又开许平实先生本人公开示现“神迹”？其所谓的觉囊派一派之主云云，谁又给予过印证？

有时很是替萧先生感到担心，这样大范围绝对地否定一切藏密修行人、否定一切非自己同会中的天下佛教徒、除极个别自己心仪的大德以外否定一切古往今来早有定论的大成就者，如此行事的果报，作为凡夫我连想都不敢想。好在萧先生本人也知道谤法、谤僧的过失，他曾利用自己的神通观察了前世的因缘，

并感慨道：“在无量世前，我曾对一位真正证悟的善知识轻谤一句话，舍寿后就受生于畜生道，变成一只老鼠了，果报真是厉害；好在我的福德修得很多，又知道忏悔，发愿永不复作诽谤真善知识的事，才又回到人间……从此以后，若没有证据，绝对不敢再轻易评论任何善知识……”（见《甘露法雨》第75、76页）

这真令人感到奇怪！一个人的所言所行所思怎么瞬间就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向、转变？刚刚还在说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诽谤了，结果掉转头来又开始四处攻击。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曾亲口说过，对普通人的言行举止及心相续都不可轻易揣测，更不能妄加评议。既如此，谁又让一个佛教徒整日以判定别人是否是大善知识、真善知识为己任呢？自己已经知道自己由于谤善知识而投生为一只老鼠，这还只是轻谤一位善知识的果报。如今怎么这么健忘地一下就把成百上千人统统诽谤了呢？红口白牙在说“若没有证据，绝对不敢再轻易评论任何善知识”，怎么在拿不出任何教证

理证的情况下就又开始违犯自己的誓言了呢？说到证据，除了教证理证，难道还有别的证据不成？教证理证以外的所谓神通、判断、印证，很有可能皆是妄语邪说。

你的证据在哪里？如果无量世前因轻谤而堕落为一只小老鼠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谤”会不会引人投胎为一只大旁生？若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就太可怕了。到时互相印证的那些人不知能否自保其身？如自顾不暇，则谁又肯、又能解救这个大旁生呢？想来先生的年龄也不轻了，该为自己的后世考虑考虑了。

《百业经》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公案：往昔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无失心如来出世时，王宫里有位三藏法师为王宫内外的臣民恭敬供养承侍，衣食药物非常富足。其后，一位罗汉比丘带领五百个眷属安住于王宫外。此罗汉比丘相貌庄严，又具圣者之德行，很多人渐渐都对他生起了极大的信心，并开始日渐对其

多方供养承侍。此时，王宫里那位法师则为失去昔日的名闻利养而苦恼不已，他便想损害罗汉比丘的声誉以图自利。于是他开始在很多人面前对那位比丘做无因诽谤：“那个法师早已破了根本戒，他行持的不是佛法，是外道，宣讲的全是邪知邪见。你们千万别依止他，恭敬供养他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听到这些话后，有些人居然毫无理由地就信以为真，他们从此以后便不再恭敬罗汉比丘了。此比丘当然知道原因所在，他于是决定离开此地以免那人继续无因诽谤从而造作更多的恶业……最终的结局是：诽谤罗汉比丘的法师死后直堕无间地狱，其身長几由旬，众多狱卒拖出它的舌头铺在燃烧得通红的钢板大地上，并死死钉住，许多农夫驱牛耕犁。有时火焰炽燃，整个舌头与身体被一团火燃烧殆尽，过了一会儿又复原如初；又有许多农夫在舌头上耕地，耕牛与农夫的脚在踏下去再抬起来的每一步中，都有一种兵器会翻出来把舌头割成一块块的碎肉……

不用再描述这可怕的场景了，不相信因果的人无论嘴上说得有多好听，实际行为当中依然会把因果果报当成儿戏；相信因果的人自会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未来他会化现成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利益众生，这些善知识即与他本人无二无别，完全是他本人的真实化身。可能萧先生也是一位善知识，这一点我既不敢否认也不敢轻易承认。但有一点则很清楚，即世尊从未授记过末法时代只会有萧平实一个善知识。那么一下子就把那么多人推向外道、邪师的领地，这些人当中如果有真正的善知识存世，则这种做法是不是等于公开诽谤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恳请诸位，包括萧先生再三深思《殊胜等持经》中的这几句话：“善男子，末法之时，我化现为善知识宣说此等持法门。是故善知识乃汝之本师，乃至菩提果之间当依止且恭敬承侍。”永嘉大师也说过：“粉身碎骨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印光大师则云：“佛法之利益从恭敬心中得。”我们不恭敬

就已经是千错万错，若再诽谤善知识，则个人前途恐怕真就黯淡无光了。

萧先生还说：“会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读了《悟前与悟后》开悟的。”这句话同样让人大感疑惑：如果是一位具足法相的善知识，他的著作、言论当然会有殊胜的加持力；但细心的读者在你的著作中几乎发现不了任何与所评论对象有关的切实、理解得当、未错解经论原意的教证与理证，这又有些不具善知识的法相。如此一来，《悟前与悟后》等著作能否作为别人开悟的印证、鉴别乃至加持物，就是一个让人吃不准的问题。

他又云：“我读了不少古今的文献，这个道理没有人讲过，今天告诉诸位了。（作者补注：后来于龙树菩萨《十二门论》中找到依据。）”（见《邪见与佛法》第31页）又于该书在讲述无想定和睡眠无梦的区别时讲道：“我所读过的中国祖师文献中，只有玄奘与窥

基师徒在《成唯识论》中讲过，可是如今已无人读得懂，因为没有禅定证量故。”

看了这段论述，不明真相之人可能会以为这个人的学问实在了不得，居然可以把龙树菩萨、玄奘大师等人拉来给自己当配角，那这个主角该是何等的风光与了得！其实还是永嘉大师说得一针见血：“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既然他把大师当成配角，那我们就当这个人是在演戏吧。

《金刚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如来是这样，每一个欲求佛果之佛子想来也应当把这一境界当成自己菩提道上乃至终获佛果之间，必须高悬在心间的一个目标！如果这是一个共识，那我们就可以说：每一个修行人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嘴巴，因在未达到如来境界之前，我们尚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实语、如语，那就还是少点妄说空谈为妙。

萧平实说：而彼教授空性法之诸善知识，有亲证空性如来藏者，有未证空性如来藏者；已证之人得入中道，未证之人不离断常。彼藏密中之应成派中观学者，悉皆未证空性如来藏；彼等否定有阿赖耶识，破斥如来藏之后，堕于断灭论中；恐人讥彼为断灭论者，遂执取无妄想之灵知心（意识）以为不生灭心，因此复堕常见外道法中；密宗月称菩萨之《入中论》、寂天菩萨之《入菩萨行论》，悉皆如是，皆非真实证空性者，佛子若从彼诸应成派中观师受学者，皆必堕于常见论之断灭法中而以为证圣，大妄语成，殊可怜悯。

答：在此世界上，如果有人对月称菩萨、寂天菩萨生起悲心，认为此二圣者皆未证悟了达佛法本义，而自己的见修行果则已远远超越了他们，若真有这样的大德存世，则我们理应对之表达自己的恭敬。不过坦白地说，这种人即便不是永无存在之可能，要想应

世恐怕也得颇费周章。

众所周知，一个佛教徒要想立身处世，主要应依靠讲、辩、著这三样，除此以外，当然还应具备一定的戒、定、慧及闻、思、修之基础，否则他也不可能如理如法地进行讲辩著等活动。这其中，辩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遣除怀疑、增上定解的手段，但恶口谩骂似的“辩论”则毫无疑问不在正常且具有极大功德的真正辩论之列。愚者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其实质与乡野泼妇的跳脚撒泼并无本质区别，二者根本不可能带来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因此，我再次祈请所有欲行辩论之佛教徒，请务必拿出足够的教证理证来，如此方可以互相沟通，共同提高。否则，一切的你喊我叫只能让人感到滑稽可笑、愚昧可叹。

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即不管我们在造作何业时，自己都应当为自己身口意之全部所行、所言、所思负起一切责任。这一点也正是佛陀所教导我们的：自己

是自己的怙主。正像契经中说的那样：“我自为依怙，更有谁为依，由善调伏我，智者得生天。”因此，如果管不好自己的身口意，任意妄为，肆意胡说，那么别说生天无望，直堕恶趣时，倒有可能快如闪电呢。那时是应该对别人生悲心呢，还是好好可怜可怜自己？故经中又云：“应善调伏心，心调能引乐。”要不然的话，自己连自身的心相续都未曾调伏，还要整日气急败坏地诅咒、评判别人，那样又何能达到心境的快乐呢？

说到藏传佛教对如来藏、阿赖耶的看法，据我所知，在藏密的多个教派中，一般说来大家皆认为，名言中是不破如来藏及阿赖耶的存在的，因阿赖耶原本就是种种习气之所依。藏地公认的文殊菩萨之化身——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很多部论典中都详细解说了阿赖耶与阿赖耶识的区别，以及如来藏与空性之间的本质关系，有缘者当仔细阅读并深思之。别的藏地高僧大德，诸如全知麦彭仁波切等人都再三撰著过有

关阿赖耶与如来藏的论典，并在其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看待如来藏与空性的原则：当我们在抉择法界的空性本体时，根本不可能承认阿赖耶、如来藏的实有，因胜义中不会存在任何实有的法。这一观点并非藏密的邪知邪见，它原本就为佛陀亲口宣说。《般若八千颂》中就有云：“诸法如幻如梦，超胜涅槃之法如若存在，亦如幻如梦。”

因此，藏密在抉择空性时绝不会成为所谓的断灭派。如果不能理解佛经中所说的世俗中有如梦如幻的显现，胜义中万法的本体必须抉择为空的论断，则一定不能理解经典中一时说空、一时说有、一会儿讲生灭、一会儿又说无生无灭的密意。表面看来似乎有矛盾之处，若能圆融显空、现相实相之间的不二关系，则所谓的矛盾处处都可以互通无碍。

并且藏密祖师大德中也从未有人“执取无妄想之灵知心（意识）以为不生灭心”，众多大德均一致

公认，意识的本体不生不灭，但在显现上则刹那生灭，根本不应妄执。而且这并非是藏传佛教的“独门邪说”，佛经中早就表述过这一观点。不知萧平实先生都是在哪一本藏密论典中看到过这种说法，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藏密大德被萧先生发现“执取”过这种观点。

若将不生不灭理解成常见外道之见解的话，则《三摩地王经》中的说法就大可怀疑了：“无罪具十力佛陀，尔时宣说胜等持，三有众生如梦境，于此不生亦不灭。”萧先生经常都会说这个是断见，那个是常见，而他所据以做出判断的标准又往往与佛经大相径庭。故我特别想请教先生的是：你所谓的常见是以什么作为认定其“常”的基础？它与断见的分野又到底在何处？如果根本就不建立自宗，只是一味信口开河地广说别宗之过失的话，这种做法确实无有任何实义。古代的高僧大德早就说过：“圣士观察自过失，劣者观察他过失，孔雀观察自身体，鸱鸢给人起恶

兆。”真正的藏地祖师大德个个都会引用教证并善加推理以建立自己的观点，他们从不知指手画脚为何物。当他们论述阿赖耶、如来藏的存在理由时，完全是从佛法的一个层面上展开如理如法的论证；而当他们否认阿赖耶、如来藏的实有时，又是从佛法的另一个层面上展开同样合情合理的阐释。

另外，萧平实先生将月称菩萨、寂天菩萨称为“密宗”导师的说法也颇值得商榷。如此称谓，让人感觉这两位圣者似乎来自藏地，仅仅属于藏密佛法之体系。若详加分析，这种看法显然站不住脚。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中，重点分析了凡夫三地、菩萨十地直至无学地之间的种种境界，并宣讲了十波罗蜜多的深刻内涵。本论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即是《十地经》，如果把月称菩萨当成执常见论之断灭法的代表人物，那么《十地经》又该被先生判定为是何种常见抑或断见典籍？而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之十品内容，其立论之基依然是建立在对六度法门以及菩提心的阐述

上。若以为六度乃断、常法，则恐大乘佛教一切宗派无不离断、常两边了。另外，稍有佛教常识者都知道，月称菩萨、寂天菩萨实乃印度中观论师，千年佛教史上还未曾有人将之罗列在密宗祖师名下。看来先生是该好好看看《印度佛教史》与《藏密佛教史》了，要不然，此类匪夷所思的笑话往后很有可能会再度出现。

这些道理原本也并非深奥费解，只要自己能深入经藏，能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识，通达如来藏、阿赖耶非常非断、非有非无的本质特征就不会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不可为之事。可叹末法时代，世人大多愚痴不明，一有外表“标新立异”之学说问世，往往就趋之若鹜、奉若神明，以致指认月称菩萨为常见论之断灭外道的这种观点都能大行其道，这不能不令人为人群的盲从而痛感悲哀！

作为佛教徒，我们都知道得人身不易。正因为如

此，人人都应该努力对这一难得之宝贵资财善加珍惜与利用。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头，怕已是万劫不复。在面对一切有可能招致谤法之嫌的言论时，重要的不是看提出此种言论者的名气，也不是看这种言论外显的所有“新颖”之处，而是要以教证理证来衡量它真正的内在价值。人云亦云不是一个佛教徒应有的行为准则，因为当最后的生死关头到来时，还是佛陀的那句话说得最干脆：我们是自己的怙主。所以，在了解佛法奥义的情况下就匆忙跟随别人妄加讥评，此种作为实在没有发生的必要。

嘴巴倒是长在自己的脸上，但心一定不要握在别人手里。

萧平实说：错悟佛子不解佛地真如方能与别境五心所相应之理，误取空明觉知心为真，见道且无，何得自称为大活佛？月称、寂天、莲花生、宗喀巴等辈，于凡夫身中之阿赖耶识尚未能知，未是见道，何

能知于佛真法身？观今全球密宗诸师，不论在家出家，迄未见有已入大乘见道位者，尚非别教七住菩萨，何得尊为活佛、法王？

答：萧平实先生说莲花生等辈尚未能知凡夫身中之阿赖耶识，对此观点，我们绝难苟同。不知先生是看了莲花生等大师们的论著以后才得出这种见解，还是根本就未曾拜读过他们的经论著作，只是自己随意臆测出这么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经论中有哪些语句让先生感觉到他们尚未知晓凡夫身中之阿赖耶识？还是那句话：请拿出具体的证据！否则，一些既不明真相又不看经论之人，读了以上不知是从何处得出的观点后，很有可能将之奉为圭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圣者面目。若出现这样的情况，则误人子弟之过怕是谁也担待不起。

换一个角度来说，不知凡夫身中的阿赖耶识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佛陀在《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

第四之五》中对此问题早已表述得清清楚楚：“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十地尚不了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无量百千由旬，远望大舶楼橹堂阁，即作是念：彼是楼橹，为是虚空？久视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楼橹；十住菩萨于自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由此可见，不仅十住菩萨对如来藏犹如“醉人欲涉远路，蒙聋见道”，即就是十地菩萨也未能完全通达。

至于莲花生大士等人到底是大菩萨还是与佛陀无二无别，所有正信佛教徒心中都会有一杆公平的秤，这秤上的准星也绝不是由萧平实一个人来校对的。不过若按他本人的口气来看，似乎他自己早已位登十地以上了，否则也不敢如此口出狂言。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像他这种没有任何教证根据及严密逻辑推理，甚至连被批对象的“罪状”都列举不出来的论证作风，我们在任何一个登地菩萨的著作中都不可能找到。

再看他对密宗祖师的评价——“观今全球密宗诸师，不论在家出家，迄未见有已入大乘见道位者……”对此，我们还是要老生常谈地问一句：你凭什么得知他们都未入大乘见道位？是靠了现代化的科学仪器，还是现量见到？抑或依凭可靠的比量推论？或者有有据可查的教证？如果以上条件全都不具备，那这种论断就无异于天方夜谭，除了愚痴者以外，有谁会以此种空穴来风似的论调当真？如果有人从未深入过显宗中的任何一个宗派，从未在闻思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实修过，但他居然就敢斗胆评论说，在显宗自古及今的所有修学者中，无一人堪为登地菩萨。如果有人这么说了，他所说话语的可靠性到底又有多大呢？别的不说，单以汉地古往今来的往生人数来讲，就已是举不胜举了。这其中有无数个修行人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显示出各种各样令人信心倍增的瑞相，仅此一例就足以驳倒显宗无大成就者之说。同理，在藏地上千年的佛教发展史上，亦有无数位临终

往生者为我们示现了数不清的圆寂奇迹与瑞兆，宁玛巴更有众多的虹身成就者在世人眼前演绎出一幕幕活生生的将自身消融于法界的成就景象。此等记载遍诸密宗各大教派的历史，而且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如果萧先生本人未接触到密宗见道位以上的圣者，那只能怨自己因缘不济，怎能因此就否定密宗所有的修行法门及各位依之而得到解脱的人士？凡夫的眼睛能看多远？恐怕连老鹰的目光都比不上；凡夫可以了知的范围有多大？若超出自己能够驾驭的有限的世界范围，深入任何一个陌生的领域，恐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会陷入茫然、恐慌的境地。所以，若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及分别念为探索出世间究竟智慧的唯一可靠之工具，最终的结局只可能是自欺欺人而已。

只相信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一点实与顺世外道的典型理论如出一辙，他们就是因为看不见后世的

存在因而否定有来生的。佛教徒如果把自己的认识水平降低到顺世外道的理解层次上，于己、于他之终极解脱都毫无利益可言。

以自己的判断标准为准绳去衡量别人的实际证悟水平，这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因众多的佛教经论中都曾指出过，别说大成就者了，即就是显现上的一个普通人，他种种外显作为的本质也非我们言谈思量的对境。《勇士等持经》中说过：“吾等应将一切众生观为佛之形象，以凡夫无法了知何者相续成熟、何者相续未成熟之故。”释迦牟尼佛在《宝积经》中亲口宣说道：“迦叶，吾与同吾者可了知法与补特伽罗，凡夫不了知法与补特伽罗。”

如果按照《宝积经》的说法进行推论，则评判全球密宗导师中无一人位登见道位的萧平实应属与释迦牟尼佛同一境界的又一佛陀了。作为佛教徒，我们是应为此感到欣喜若狂，还是深感痛心与可叹？那就每

人心中各有一杆秤了。不过可惜的是，当今世界上，心中没有这杆“是非标准”秤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如果是智者，他当然不会放弃佛陀的金刚语、谛实语而去追随一个狂人的呓语，但愚者就不会如此取舍。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只能希望：

不论你轻信别人已到何种程度，但对一个佛教徒来说，听佛陀的话无疑是最保险的。而佛早就告诉过我们了：不要妄加观察、不分青红皂白地评论任何人，更不应随意就对圣者做出花样翻新的批倒、批臭似的“崭新定论”，因看清楚、读明白一个人的相续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诽谤的过失及它必定招致的恶果就只有当事人以及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者自己去长劫品味了。

萧平实说：密宗里的道次第颠倒。可能有很多人来到这里以前，曾在很多道场学过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有些地方讲略论，没有讲得那么详

细。可是宗喀巴他们把道次第弄错了，他们以为二乘法修完后就要修唯识学，最后才是般若中观，因为他们认为唯识是不了义法。他们不晓得唯识是一切种智，他们认为应该在学过唯识以后才修学中观——中观是最究竟的法。然后黄教中又说应成中观比自续中观更究竟，超胜于一切显密宗派。他们的佛道次第其实错了。般若中观只是第一义谛的总相智与别相智，唯识是通达了别相智与总相智之后才能修学的种智，修学种智才能让你成佛，显教的般若经所说中观无法让你成佛，只能让你入见道位得总相智与别相智；可是密宗不晓得第一义谛内涵，颠倒了次第，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邪见。此外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所说的般若，并非佛法中的般若，是他们自己妄想的无因论的“般若”，不是佛法，大家不可信受。

答：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全篇讲述的都是显宗的道次第，不知萧先生是因为没看过宗

大师的此论，还是根本就分不清显密之间的区别，故才颠倒乱言曰：密宗里的道次第颠倒。如若想了解宗大师对密宗道次第的论述，可阅读大师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欲行评论，但却无的放矢，在靶子都没立起来的时候就乱放一气，最后的结局恐怕只能是伤人害己。

至于说宗大师等人主张在学完二乘法后马上修学唯识，接下来再修习中观，这种观点就更是令人不知所云。认真学过《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读者都知道，宗大师根据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而广论了三士道的修学次第。其中的中士道结束后即转入大乘道，哪里讲过所谓的二乘法修学完毕后即当转入唯识的学习？宗大师再再强调的一直是先发菩提心，并用菩提心摄持修行者一切身语意之举作，且在六度四摄中落实真正的菩萨行。若发不起菩提心、不愿行菩萨行，再学般若中观或唯识又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

谈到唯识和中观之间的关系，熟悉藏传佛教的人都知道，藏传佛教历来将唯识分为随教唯识与随理唯识两大派别，不加分析地把中观与唯识拿来硬性比较，恐怕应算一种颠预笼统的做法。我们所说的随教唯识是以无著菩萨、世亲论师为代表人物的，这种唯识宗派实与中观的究竟空性见解无有任何本质区别。在这种前提下，再来高喊二种次第的孰先孰后，岂非太没意义？而随理唯识则承认心性的明清实有，若按照释迦牟尼佛的了义经论抉择，此种唯识宗派当属不了义的宣说暂时观点的不究竟之派别，是一种方便法门。藏传佛教认为随教唯识的观点就是究竟、了义的观点，其与中观何曾有过谁高谁低的区别。而随理唯识的看法才是不了义之说，与中观方才有一个究竟与否的区分。因而在未通达唯识的真实本意之前，请不要妄加评论它与别宗的区别，因你连自己欲大力弘扬的宗派的门类都搞不清楚，如此一来，人们必定要对你的内在智慧表示怀疑。我们不禁要问：你到底在说

什么啊？

还有一点也让人对萧先生的论断哭笑不得。即他认为密宗中的黄教把应成中观抬得太高，不仅高过自续中观，更超胜一切显密佛法。这种论调恐怕以后会成为佛门的一个千古笑料，先生本人倒有可能因此而被佛教史记上一笔。因在藏地自古及今的所有佛教宗派中，从未有任何一个宗派认为中观应成派超胜显密一切佛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密宗普遍认定中观应成派在显宗中属抉择最究竟空性本义的宗派，其见解在显宗中是最高的。但从不曾有藏密的宗派认为应成派已超越一切显密教派。说应成中观是最究竟的显宗般若法门有充分的教证及理证根据，但说密宗或黄教认为其已超过所有显密教法则无任何可靠依据。

萧先生还说到了“总相智”与“别相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又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因他论述的对象是藏传佛教，而按藏密普遍接受的因明

学理论来解释，所谓的“总相”，指的是可以在心中忆念的概念等无实法，能了知总相的智慧则是一个人的分别念；而所谓的“别相”，则指的是五根识现量亲见、亲闻等的境界。如果说佛还有“总相智”的话，就会有佛陀执著无实法的概念这一过失。这两个“智”大概可能是萧平实先生自己随意臆造的名词吧，也许他自己根本就未了达总相与别相的内涵。在佛法中，这两个概念恐怕并无可靠的教证依据。

再者说来，如果真像先生说的那样，只有修学唯识方能成佛，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苦行修道并最终证悟成佛时，都向哪些上师请教过唯识法门？

至若修学般若中观能不能让人成佛，释迦牟尼佛早已在无数经典中明确回答过这一问题：《心经》云：“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作为汉地流传最广的一部般若经典，《金

刚经》中则说到了读诵此经所可能带来的一切暂时与究竟之利益：“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智度论》中也说道：“诸佛及菩萨，声闻辟支佛，解脱涅槃道，皆从般若得。”……面对白纸黑字的诸多佛经，不知先生为何还要说“显教的般若经所说中观无法让你成佛”？到底是谁在颠倒黑白、错解佛意？

萧先生又说宗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宣说的般若，并非佛法中的般若，是一种“无因论”，乃自己妄想的般若，并因此号召大家不可信受奉行。在我看来，不可信受奉行的恰恰是这种是非混淆者的妄想与邪说。无因论否认因果以及前后世，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因缘所生法的存在，以为万法皆无因而生、无因而灭。萧平实把宗大师宣说的无实空性当成了断灭空，并因此而将宗大师的善说与无因论画上了等号，

这只能显示他自己的无知。在在处处，宗大师都在宣示人身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恐怖而痛苦等佛法正理，明眼人只要一看宗喀巴大师的书就能明白这其中到底在讲什么，是非到时即可一目了然。特别是在论述有关般若及胜观的部分，宗大师更是以大量的佛教经论以及完全符合佛法大义的逻辑推理，进行他所欲阐发的一切论述。他的观点全都有佛经的支持，具体例证此处就不再广引。

另外，宗大师乃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过的人物，岂能被萧先生一句话就剥夺了其佛法导师的地位。佛陀在《文殊根本经》中亲口宣说道：“于我涅槃后，大地呈空无，汝以童子身，广弘吾教法。雪域圣地处，建具喜寺院……”而宗喀巴大师恰恰被公认为是文殊童子的化身，且在拉萨创建了甘丹（具喜）寺，并使佛法宝幢高高飘扬在藏地的每一个角落。对这样一位对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殊菩萨之真实化身，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由衷的恭敬。再看某些对佛法无丝

毫贡献之人的种种丑态百出的表演，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愿：赶快把你那因无知而高挂起来的邪说的帷幕收回去吧，否则只能落得个人所不齿的下场。这种表演真真切切像一个人正用自己语言的宝剑费力地切割自己的脖子，表演者越是卖力，观者就越发感觉到荒唐、滑稽。

总之，一种无任何教证理证的说法才是真真切切的邪说、歪理，我们用不着煞费苦心地揣摩提出这种论调之人的真实用心与目的，还是那句古诗说得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切不符合佛法真理的说法，不管它给自己披的是多么绚烂的外衣、拉来多少佛教的名词，在时间的无情磨砺下，它们终将暴露出自己苍白的本质。

萧平实说：然而《般若经》及龙树论，皆非阐释一切法空，乃是宣示自心藏识之空性有性及中道性，宣示藏识能生蕴处界而蕴处界空，宣示藏识之清净

性——不于证果与不证果起分别想……若般若为一切法空，则般若成断见。

答：不管萧平实先生如何赋予《般若经》及龙树论多么标新立异的“新思想”，基本上古往今来的所有高僧大德及正信佛教徒都认为它们宣示的恰恰就是万法为空的观点。解释佛经以及祖师密意，如果完全抛开经典及佛菩萨本身的实质与思想，硬是无中生有般地炮制出自己以分别念臆想出的根本就不属于佛经原意的东西，则此种东西真真切切就成为了一种痴人梦说。

如果具备基本的理解及思考能力，则佛教徒都应能看出：佛陀在二转法轮时，以及龙树菩萨及其后继者寂天菩萨、月称菩萨在解释并发扬光大般若法门的意趣时，重点抉择的全都是法界本体的空性层面。从这一角度出发，不论是释迦牟尼佛还是龙树菩萨，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认如来藏及阿赖耶识的实有。即

就是在重点宣说如来藏的第三转法轮期间，佛陀依然是把如来藏与空性当成一体的两面，也从未扔下空性单言如来藏的恒常实存。在这一转法轮的过程中，佛陀的真实本意实是指——所谓如来藏的“有”，是指一种超越了凡夫以分别心安立的“有”与“无”这一需相看待而存在的幻有之后的存在。如果说普通所谓的“有无”属于意识范畴的话，如来藏则毫无疑问属于智慧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中若还要耽执如来藏或阿赖耶的实有，这只能说明耽执者本人根本就没把二转及三转法轮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他依然在割裂佛法统一性的前提下，顽固执守“有”这一边。若说常见派论点，恐怕没有比这更具代表性的了。

这种见解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只需问萧平实一个问题：即众生在成佛时，如来藏到底实有否？如果不存在一个实有的如来藏，则佛智本身就已成为摧毁如来藏的因；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实有的如来藏，则哪一部经典中宣说过成佛时有实有的如来藏、实有的佛

智？它们的存在方式又是什么？若如来藏是成实法的话，则有如来藏经得起胜义观察之过。

所以说，以圣者的净见量衡量，如来藏可暂时安立为有，但绝对的实有则永无可能。佛陀说如来藏有的意思主要是谓所有众生皆本具佛性光明，此佛性乃大无为法，不生不灭，这一思想与二转法轮实为一脉相承，并贯穿在所有的大乘经典中。不了解教证、不懂理证，结果只能是歪曲释迦牟尼佛的经义而已。这是彻底的执著己见，根本不是中道！再以《大涅槃经》中的一段经文为证，希望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如来藏与空性之间本体为一的关系。

“如来藏，乃佛之自性清静，无有迁变。若说有，则智者不应贪执；若言无，则成妄语，愚者说是断空，不了知如来藏密意。若说苦，则不知身具大乐自性，愚者认为身体皆无常，执为如瓷器般；智者对此分析而不说一切皆无常，何以故？自身具有佛性种

子之故。愚者执著一切佛法皆为无我；智者认为无我仅是心假立而已，无有实体，如是了知于彼不生怀疑。若说如来藏为空性，则愚者闻后生断见或未见；智者了达如来藏无有迁变。若说如幻解脱，则愚者认为获得解脱是魔法；智者分析而知如人中狮子之唯一如来乃常有无迁变。若说以无明之缘而生诸行，则愚者闻后分辨为觉与不觉；智者了悟自性无二。若许无二即真实。若说以诸行之缘而生识，则愚者执行识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无二。若许无二即真实。若说诸法无我如来藏亦无我，则愚者执著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无二，即我与无我自性无二。诸佛出有坏皆赞叹无量无边之如来藏义，吾亦于诸具德经部中广说矣！”

想来如果萧平实先生不否认佛经的话，那他就应该明了如来藏非有非无、非常非断的特点了。有时候我很害怕与愚者辩论，因他唯一的武器便是无理谩骂、胡搅蛮缠。而与智者辩论则是一种享受，因大家

都懂得辩论规则，而且唯真理是从。愚者往往以否定一切的“大无畏”态度冲锋陷阵，其结果除了伤及无辜以外，就只会世人面前树立起一幅小丑与闹剧的形象。既不立宗也无教证，剩下的除了凡夫自己的分别念外，还有何物？只可怜了那些追随者，盲目地跟着他们的统帅东奔西闯，冲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要葬身何处。违背因果，与真理较量，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萧先生以后也许还会继续扮演佛教“创新者”的角色，但我真诚希望那些追随者们都能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再不注意，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我的忠告不一定对先生有益，但还是恳请他的那些兵卒们能三思而后行。萨迦班智达说得好：“智者自己能观察，愚者总是随声行，如同老狗狂乱吠，群狗亦是随声奔。”请珍重自好。

至于萧平实先生对“一切法空”的误解，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一切法空成为了断见，那么先生又该如何解释《大智度论》中的这几句话？——“摩

诃衍空门者，一切诸法，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观故空。如佛为须菩提说：‘色、色自空，受、想、行、识、识自空；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品、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萨婆若，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自空。’ ”

而龙树菩萨在《中论》中则把相同的思想表达得更清楚，从中我们可以看一看龙树菩萨的密意是否真如先生解释的那样，是在阐释如来藏、阿赖耶的自体实有。《中论》二十一品云：“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亦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这不是在宣示一切法空，又是在宣示什么？

虽说从色到一切智智之佛果皆是空性，但此处说空却绝不会有堕入断灭见之过失。因所谓的断见就像《中论》中描述的那样：“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而般若中观所讲的一切法空并非是将原先实有

不空的法加以破除使成无有，而是通过正理抉择诸法本来的空性，使众生于此生起定解，并依而修持，以至最终证悟解脱。

中观诸论师深刻地指出，从世俗谛角度衡量，色、受、想、行、识及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有其显现与作用，而正在显现之时，当体即空；此空亦非什么也没有之断空，它的正确解释是，正空之时，以各种因缘之聚合，因果、器情等法无杂而显现。诸法空故可现，现故为空，现空双运，远离断常边。此如《心经》所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对治之烦恼、所知二障及能对治之人、法二空，虽在本体上皆为大空平等性，然从世俗之作用上看却是互违之法。菩萨了知此理，安住于空性之中修习善业，并依二空智对治二障，使二障渐趋薄弱，二空之智则愈加深厚，最后就彻证法界本性，无余断尽二障、获得佛果。

般若经典与龙树论，乃至寂天、月称等圣者在其相关著作中，表达的皆是与上述思想无二无别的论点。如月称菩萨在《入中论》中说：“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二谛俱无自性故，彼等非断亦非常。”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中则论述道：“自性不成灭，有法性亦无。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众生如梦幻，究时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无别。”若偏执己见，妄以为月称、寂天之中观应成派观点皆为断灭见，则与二者之旨趣无有丝毫差别之龙树论乃至般若经，是否也要被先生判定为断灭见呢？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引用了并不被萧先生认可的寂天菩萨、月称论师的一些教言，因两位大德皆是被印、藏、汉古往今来的佛教徒一致公认的真正的佛法祖师。某些人似乎对藏传佛教恨之入骨，故历来被藏传佛教界推崇的寂天、月称二位也连累遭殃，不断受其无端指责。其实，他们二人的价值绝不应以地域及汉传藏传之分而被界定。以其不共成就而在空中

宣说《入菩萨行论》的寂天，以及凭自身功德而令画牛出乳以供养僧众的月称，都乃凭借讲、辩、著及自身修证而位列大成就者行列的修学佛法之佼佼者，他们对佛法的贡献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

即使我们不能对佛教做出一定的贡献，但至少也可以管好自己的身口意，这样对自己的解脱也能带来相应的利益。最可怕的即是：非但于佛法的弘扬无有丝毫推动之功，反而用自己恶劣的分别念引人堕入诽谤三宝的泥潭之中而不得超脱。

如果你欲修学的是佛法而不是邪说，那就必须擦亮眼睛、仔细辨别；即便一时不明所以、不辨东西，最好也不要轻下妄言、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生生世世的命运轻易交在一个你不知底细的人的手中。谎言可以一时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真理则时时刻刻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程。佛教千百年来历史早已证明了寂天菩

萨、月称论师的价值，而刹那间的喧嚣尽管可以升腾起很大的飞沙走石的景观，但片刻的骚动过后，一切终将回归原有、本来的宁静。不过，曾经迷茫过的人们那时也许已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向了，所以我们才翻来覆去地劝请众人：请三思而后言、后行！

萧平实说：佛性须以眼见为凭……见性应以肉眼亲见佛性为凭……“佛性非天眼所能见”除系依佛语外，亦依实际证量而言。我会中同修亦有得天眼者，受菩萨戒后随余修学六月，终未能见佛性，复回神道教中。若不学大涅槃经，而云天眼能见佛性者，无有是处。

答：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知，有些人可能连一些基本的佛法名相都未能搞明白，在这种前提下还要沐猴而冠、好为人师，处处以佛教权威解释者的面孔自居，就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勉为其难了。

一般而论，肉眼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凡夫的眼根，二是谓“五眼六通”中“五眼”之一的肉眼。《金刚经》中曾提到过所谓的五眼，其中就包括了肉眼与天眼。《现观庄严论》第一品中就有涉及“五眼六通”的内容（很明显，萧先生是把五眼与六通的功德混为一谈了）；第二品教言品中则专门从因、作用、范围、类别等几方面解释五眼。此论以教量抉择道：资粮道之菩萨开始具有肉眼，资粮道以上之菩萨相续中都具足。而别的一些论典中则具体阐释道：肉眼是在加行道时通过供灯、修等持而获得的，依靠肉眼可以现见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整个世间内的方方面面。

尽管在叙述上略有差别，但一般而言，佛教经论基本上公认：天眼的功德远远超越肉眼。一些论典中认为修禅定等六度才是具足天眼之因，凭天眼可以照见十方所有众生前生后世、投生受生的具体情况。依道地而论，加行道以上的人相续中方才具足天眼之功德，此功德通过修持有漏善法而获得。

若按照以上标准来衡量，则萧先生会下一具足天眼者却无法眼见佛性，唯有具足肉眼者方能眼见佛性，则天眼、肉眼之顺序岂非要前后颠倒？一般而论，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递进之规律，这是必然的），则他必能见佛性；若不具足，则他是否如《楞严经》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洞然，如观掌果。”

如果萧先生所谓的“肉眼”非是“五眼”中的肉眼，那么我们就只能把此处的肉眼理解成是普通凡夫的眼根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他论点中的漏洞就更大。尽管他本人在《护法集》中曾引用过《大般涅槃经》中的几句话（见171页），但不知他看过没看过，或者说理解不理解此经卷八中的这一句话：“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十地尚不了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虽然经中亦有迦叶菩萨问佛：“佛性如是微细难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见？”佛对此回答道：“声闻缘觉信顺如是大涅槃经，自知己身有如来

性，亦复如是。”但此处重点宣说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见不见佛性的问题，而是通过“信顺”佛语从而坚信自身有如来藏的问题。

此经文明示：众生皆具佛性，然佛性细微难察，凡夫位不见，有学道时以诚信而可了达其总相。十地菩萨亦只是片面了知，唯佛陀才能以具备如所有智、尽所有智之佛眼洞见佛性。倘若依此而认为肉眼可看见佛性，则此实为错谬之谈，因经中明确告诉我们：声闻缘觉依此经而起胜解，并信受自身具有佛性之说。否则的话，应将经文改成“自见己身有如来性”了。

再者学过因明、唯识、俱舍的人都知道，肉眼所见之对境为色尘，而佛性乃无为法，绝对不可能被色法涵盖。假若佛性真的可以依肉眼见之，那么请问它的长短、大小、形状、颜色又如何？

憨山老人在《〈金刚经〉决疑》中也曾提到过五

眼的问题，他对此的解释是：“空生疑佛具五眼，将谓有法可见，有世界众生当情。世尊告以所具五眼非眼也，但约见众生心为眼耳。”藕益大师在《〈金刚经〉破空论》中亦云：“夫五眼者，能照之知见也。”

从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所说的“眼”哪里是指肉眼！这五眼均为众生本具之功德，通过信解佛经、努力修持、戒定慧次第升进，一定可以将之显发出来。若把经中所言的眼见佛性理解成肉眼见佛性，只能说持此说者混淆了五眼与六通、肉眼与五眼及“心眼”、照与见之间的界限和关联。《涅槃经》中对此说得非常明了：“十住菩萨以何眼故，虽见佛性而不了了？诸佛世尊以何眼故，见于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见故不得明了；佛眼见故，而得了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论是肉眼、天眼还是慧眼，都无法“眼”见佛性，只有佛眼才能将之了了分明地一览无余。

为了掩盖自己论点中的致命缺陷，萧先生又在

别处提出所谓的“综合肉眼说”。即他认为眼见佛性之眼除了包含眼根外，尚综合了从心到如来藏一系列器官、心意识乃至佛性等或精神或物质或超离言说的种种实体与非实体之活动、功能。这种论调依然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错误，一个非常浅显的反驳理由是：在“综合肉眼见佛性”说中，肉眼发挥不发挥根本作用？如果发挥根本作用，则我们已在上文破斥过此种观点；如果肉眼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仅以肉眼结合如来藏为例，如此说成立，则有如来藏自己见自己之过。如来藏在什么样的对境下可以见到如来藏？肉眼见不到佛性，佛性自身也无法见到佛性，以此理推之，人人手中都没有一分钱，这样的人即就是凑足一千个，依然凑不出一分钱。“综合见性说”的漏洞也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根据《俱舍论》的观点，眼识的产生需要具备三点条件：外境、眼根以及作意。刹那间具足这三点，随后眼识便告产生。如果如来藏要见如来

藏的话，那么它又是如何作意的？最后再强调一点以正视听：按照因明的观点，五根识皆为现量亲见、亲闻、亲触等，若肉眼能见，当为现量了了而见。但佛陀在经典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萨都不可能现量了了亲见佛性。既如此，凡夫云何得以凭肉眼就亲见佛性？

既无教证，也无理证，看来我们又得问一句老话了：这到底是在阐发经义，还是在大肆宣扬自己的分别念？

萧平实说：有谓《大智度论》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为中道。”乃是说缘起性空，谓缘起性空即是中道。然而此种解释乃依二乘法而解释龙树菩萨之中道，实非中道，何以故？以缘起性空所显一切理，皆依有为法之现象界而言；现象界之一切有为法悉皆不离缘起性空，是则一切皆属无常，终归于空无；此则无性，不名空性，名

为无常性；既性无常，不名中道，此非大乘《大般若经》《大般涅槃经》《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所说之中道也。

答：萧平实先生认为缘起性空非为大乘中道、人们错解了《大智度论》以及龙树菩萨之密意，对此可破斥如下：

般若经典、《大智度论》所阐释的皆为大乘缘起性空之成佛之道，非为成就声缘罗汉之二乘法。般若经中一再强调：从色乃至一切智智，万法皆无实有性，都为本体不恒存的自性空，万法之自性当下即是空性。对此，《大智度论》引用佛语已将这一观点表达得异常清楚：“舍利弗，色、色相空，受、想、行、识、识相空；檀波罗蜜、檀波罗蜜相空，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内空、内空相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无法有法空相空。四念处、四念处相空，乃至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相空。如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不

可思议性相空。三昧门、三昧门相空，陀罗尼门、陀罗尼门相空。一切智、一切智相空，道种智、道种智相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相空。”《中论》中同样直接指出一切法本来为空的道理：“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回诤论》中亦云：“我无承认故，我即为无过。”这些经论统统都在表明：不仅有为法是空性，即就是无为法，包括如来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体依然为空，但在显现上则恒常具有、无欺存在。

不过萧先生却似乎不这样认为，在其所著的《狂密与真密》一书中，先生即如是论述道：“当知一切有情所知之心及觉知性，皆不能外于名色而独存；能外于名色及一切法而独自存在之心，唯有第八识如来藏（此识于凡夫及解脱道之有学位中名为阿赖耶识，无学位中改名为第九识异熟识，佛地改名为第十识无垢识，亦名真如。未至佛地之前一切位中总名如来藏）可以离于一切法而单独存在，其余一切识皆不能

外于诸法而单独存在。”且不说在这几句话及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将如来藏不加任何区分地等同于阿赖耶识这类错误，单就其认定如来藏或阿赖耶识可离于一切法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即可看出：萧先生显然坚定地认为如来藏或阿赖耶是实有的，因只有实有法才谈得上不观待一切因缘。如果我们没有歪曲平实先生原意的话，则以下结论的推出当属必然之结果：这种将如来藏或阿赖耶识当成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之法的实有存在，与外道所谓的常有不变的“神我”实无丝毫本质差别！尽管先生拼尽全力、毫不“嘴”软地痛斥别宗，特别是密宗的某些宗派为常见外道，奈何自己的观点却真正与常见外道不谋而合，这多多少少会让人产生一种看某些人自扇其脸的感觉。执著了如来藏或阿赖耶的实有，然后再来大谈中道，这无论如何都有点自相矛盾的味道。因所谓中道必须破除一切边执，牢牢执著如来藏的实有之人，又怎可能了知诸佛菩萨宣讲中道的密意？虽说在《邪见

与佛法》中，先生曾恳请诸方大德：“莫因愚之举陈‘如来藏实有’，便责愚为‘执著如来藏’，愚意乃在辨正此第八识实有，教化佛门中之断灭论者回心，纯为佛教正法著眼，无著可言。”但我们还是要责其执著如来藏，因只要承认法界中有不空的成实法，对此法的执著便决定无法消除。既如此，中道又从何谈起？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实有，包括如来藏或阿赖耶识的自体实有，中道才有可能现前——如果说中道有密意的话，恐怕这才是它本具的密意。若非如是，则以上经论应在破除了一切法的成实性之后，再来安立阿赖耶识、如来藏的成实性，如此方才符合他本人对龙树菩萨密意的“挖掘”——“龙树此偈乃阐释大乘般若空性，非谓五阴及诸现象界之空相；乃谓如来藏之中道空，非谓二乘法中缘起缘灭之空相。真实中道观者真如佛性也……以此智慧而断遍计执性。于一切缘起缘灭之依他起性中，证得如来藏之非有非无中道空性——圆成实性；方符龙树此偈本旨、真实证验中

观，不堕二乘无常法中……”不过，不论是般若经还是龙树论，在破析了万法实有、建立了真实中道之后，都没有再提出过存在一个不空的阿赖耶识或如来藏的观点。顺带说一句，看来先生始终不解佛陀于第三转法轮期间所安立的如来藏之“有”，与第二转法轮期间所破除的万法之“有”到底有何区别，一如先生笼统地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画上等号一样。

另外，若按照萧先生的论断来分析，则断除了遍计执即为非有，而留下缘起缘灭的依他起则谓非无，如此即成为四边戏论中的第四边“非有非无双俱边”。这样一来，不仅这两边戏论未被断除，而且依此理推之，有边、无边的执著也未被放下，这就直接与《中论》中的论述“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法性如涅槃”相违背，这又如何能被称之为中道？

下面再从萧先生的诸多文章中摘取一例，以令

大众更进一步理解先生眼中的中道或曰空究竟是何景观。

先生曾把如来的解脱空理解成如“人去楼空的村庄、枯竭的河川、瓶中无水，并非没有了村庄河川瓶子，由于其中已经虚无了，所以说是空”，依凭《楞伽经》的论证，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谓的“解脱空”与说经堂里没有人、马上没有牛一样，都是最低劣的一种空。此经中云：“大慧，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说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处无象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既然此经中已经明白揭示了空的真实含义，如果再按照萧先生的论述看待佛陀的解脱，则有无上正等正觉之佛陀所证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这种过失！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法界当中依然存有不灭的山川河流与瓶子吧。

如来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基而分别阐扬了八万四千法门，其三转法轮的究竟密意依然是针对所化众生的不同根性而相应施与了义或不了义之教授。只有在理解了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既不割裂三转法轮的整体性，又能清楚了知究竟说法与不究竟说法之间的区别，从而力断笼统含混、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错杂混乱等过失。我们必须了解，第二转与第三转法轮既本体相通，同时又反体有别，只有这样才能把如来藏与空性完美地统一起来，否则都不可能达于中道。

个别人总是要把缘起性空当成空无之断灭来理解，但这两者之间实有天大的差别。空无之断灭是谓先有后无；而缘起之万法其本性就是空性，正因为空所以才可依各种因缘而得以显现。认为缘起缘灭是无常性、非中道的观点是否是真正的断灭见，智者当以经教自己衡量，因缘起缘灭阐发的恰恰就是远离有无执著的中道观。解释般若经典及龙树六论的意旨，如

果只凭借凡夫的分别念，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师心自用、难以契入佛经堂奥。对于无师自通之人的那些未经过印证的种种说法，我们只可以一家之言、一得之见待之，真要奉之为圣旨，那就只能说明自己眼界太狭窄了。

萧平实说：密法是将印度教的教法及印度教性力派邪说与“佛法修证果位”的名相混合起来的一个宗教。

答：密法是纯正清净的佛法，绝非附佛外道。谈到密法的来源，大量的经教都指出：一部分密法内容是释迦牟尼佛住世时亲口宣说，比如于印度南方哲蚌米积大塔处宣说《文殊真实名经》《时轮金刚续》等，又在乌仗那国宣说《密集金刚》等续部经典；还有一些则是释尊以不同身相、不同方式在不同刹土为不同的所化众生分别敷演的。这些在别的刹土被佛陀宣讲过的密宗妙法，其后又通过种种方式辗转流传至

人间。其中关于五持明于佛涅槃若干年后从某位菩萨那里接受普贤如来于法界所传密法的内容，以及佛陀在某些经典中授记莲花生大士将于未来出世广弘密法的具体经过、细节，还有多种密法传承次第的分别介绍，我们会在下文或者别的一些专著中行文描述，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将密法定义为是一种印度教、性力派邪说再加佛法修证果位的名相混合而成的大杂烩，这种说法的得出想必是对密宗知之甚少的结果。这也情有可原，因藏文《大藏经》中多达二十余函的密续只有少数被翻译成汉文，而系统、全面、客观、正确介绍密宗的论典与著作也少见问世。因此对一个或许多不懂藏文的人来说，缺乏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也并不为过。但无知不应该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如果把因无知而得来的偏见再当作真理到处宣扬，这种做法就有些令人生厌了。

仅仅只是听说了一些双运、护摩、降伏等对普通人来说似乎略显陌生的名词，从而就把密宗与在其论典中也出现过这些名相的印度教划上等号，这种论调恐怕有失偏颇。非常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佛陀在三转法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宣说小乘及大乘显宗的时候，都曾用过一些外道同样也在使用的名词术语，诸如五蕴、八识、人天善果等，如此说来，是否显宗也应从此被更名为附印度教或婆罗门教之外道了呢？赋予共同名词以崭新含义，这本来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现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间思想之所在，岂能以名词相同就认定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也相同。再比如六度中的布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等说法，很多外道及世俗伦理、道德体系中也有关于此方面的内容，但每一个正信佛教徒都不会因此就把佛教曲为比附于任何外道，佛教在六度思想背后的显空双运的究竟底蕴，你在所有的非佛教之宗教中都了无觅处。

而且从历史来看，佛法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依附佛教的外道与邪教，它们不仅抄袭了不少佛教名词，还伪造了一些经典，甚至搬出佛教中的很多佛菩萨为自己装点门面。不过这些真正附佛外道的最终结局却大致相同：虽然可以欺骗得了一时，终究还是要被人们看破其庐山真面。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种外道宗派的话，为何独它能绵延千余年而至今仍长盛不衰？难道密法的欺骗性就那么大，以致能始终混在佛教队伍中不被人们剔除出界？

客观说来，从密法诞生直到现在，历朝历代都不乏对它横加指责之人。这些人既包括了教内人士，也涵盖了世间智者。但不论他们是从佛理出发，还是从世间哲学、伦理或科学的角度展开对密法的围剿，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提出驳倒密法存在理由以及其作为佛法正统分支的根据。也许几千年中都未曾诞生过像萧平实先生这般聪明绝顶的人物，其一人之力足

以抵得上无数前驱者的智慧与努力。不过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因我们实在看不出此人卓绝的智慧到底体现在哪里。

他自己认为密宗尽管引用了佛法名相的理论，但与佛法绝对不是一回事。在《甘露法雨》中他如是评论道：“这种引用佛法名相的理论，和佛教中所说的正遍知觉，完全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是懂得引用者与被引用者并不能同日而语。不过他的标准却是两重性的：只要密法中出现与外道相同的一些词句，那么不管密宗在本质上如何与它们不同，萧先生也必须把密法与外道等同起来；除此之外，他对借鉴、引用与被借鉴、被引用以及共用之间的关系还是泾渭分明的。这种极具两面性的判定指南只能让我们感到，某些人心中的偏见已彻底扭曲了他自己的认识公平度。

现代人如若想走进密法并进而评论密法，唯一的

方式只能是充分地了解、研究、修习密宗，其依据应该是浩如烟海的经续及祖师大德的论著；其皈依处应该是具相上师；其可靠的途径则是闻思修，舍此别无他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既不要盲从对密法一无所知且满怀不知从何处来的愤恨者的话语，也不能依据没有传承、通过抄袭拼凑而成的文字，当然也不应把所谓的考证、纯学术化的宗教学研究以及心理分析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有一点很是让人费解，即萧先生一方面大力痛斥密法，一方面又通过神通借助禅定及睡梦得知，自己过去世曾当过密宗觉囊派的修行人，甚至是教主。这样矛盾的说法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是在夸耀自己的神通，还是夸耀密宗的觉囊派？或者在他眼中，觉囊派根本就不属于密法，与另外几大密宗派别实有天壤之别？如果这后一种说法能成立的话，这倒是一千古奇谈，因不论是觉囊派本身还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无不公认觉囊派是纯正的密法，而且是

极具藏地本土特色的密法流派。难道作为觉囊派曾经的一派之主，萧先生现在在禅定中或梦境里竟没看出来这一点？

有一点常识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即密宗有着非常严格的传承系统。藏密五大教派的祖师均源于印度，如宁玛巴的莲花生大士、噶举派的帝洛巴尊者、萨迦派的布瓦巴尊者、觉囊派的月护、噶当派的阿底峡尊者，这些人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创立的宗派也都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查阅各派的祖师传承年表、历代祖师传记即可一目了然。不过在《宗通与说通》中，萧先生却千古独步般地论说道：“至于觉囊巴，并非密宗初始即有之教派，法道亦异红白黄花四大派。”在这里，他生硬地将觉囊从藏传佛教的整体系统中割裂开来，实则没有任何教证理证的根据。

众所周知，不动金刚（弥觉多吉）于 11 世纪中叶创立了他空见，其后经法自在、虚空光等传至土杰尊

珠，他于拉孜县东北建立起觉摩囊寺，简称觉囊，从此该派即以寺名。在传至堆波瓦·喜饶坚赞后，此派遂大兴于世。其有罗追贝、乔列南杰、萨桑玛底班钦等著名弟子，后两人曾为宗喀巴大师之上师。公元16世纪，此派大喇嘛由转世相延续，其中定为衮噶卓乔转世的多罗那他名声最著，使该派一度中兴。

既然萧先生说过：“虽然我今生没有学密，但过去世我也在密宗觉囊派待过一两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那么对这些关于自宗的历史就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我想你这个一派之主的禅定功夫再怎么不行、睡得再怎么沉沉不醒，对这一点历史事实大约还是应能回忆起来的：即觉囊派主要是从印度的无著菩萨、旃陀罗阁弥等圣者那里汲取了其显宗部分的立论之基——中观他空见，又于《时轮金刚续》中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华。而《时轮金刚续》以及无著菩萨等圣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认且一致作为自己的实修之有机组成部分及理论导师，因此把觉囊派与别

的四大教派截然分开显然不合理。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时轮金刚续》分明是释尊亲口宣说，如果萧先生还认为自己当过觉囊派法王的话，那他就必须承认所有密法教派的合理性！否则自己岂不成为了一个外道之王？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以佛法的捍卫者自居？

但萧先生却在《邪见与佛法》中如是说道：“密教第四种误会：时轮金刚的无上密续。这就是时轮金刚最后阶段的父续与母续——喜金刚……这都是属于男女两性的双身合修法，是移植自印度教里的密法，是密宗金刚上师与异性弟子间永远的秘密。”将自宗的根本续贬低为与世间凡夫之男欢女爱同属一个档次的法王，翻遍密宗历史也查无此人！可能是在萧先生担任觉囊法王期间，才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印度教的性力派邪说吧。在这里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任何人在任何有关觉囊派的历史著作中都找不到否定自宗密法修炼之基的法王存在。这么说来，人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惑——到底是萧平实先生在篡改觉囊派历史，

还是他本人的禅定功夫出了偏差？抑或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时轮金刚修法？古人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先生自己浸淫在性力派的学说中太过沉迷，以致不辨东西、难以自拔，故最后便把自己对男女性爱的狂想硬塞进与以凡夫贪心为基础的世间情爱毫无关联的密宗之中？

而且《狂密与真密》中还如是说道：“近年因阅读《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之后，于定中及梦中渐渐引出往世在觉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担任了两世的法王，那串习应该相当深厚了，何以如今不仅不帮助我们这些普通的密宗行者弘扬密法，反而更要对密法斩尽杀绝？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让人怀疑你说的是大妄语。

如果真在这件事情上打了妄语，则《贤愚经·长者无耳目舌品》中的一段公案当足资言妄语者借鉴。

那个名为檀若世质的平事，因未秉公执法、在一件需他作证的事情上没能说实话，结果竟转生成一个生下来即没有眼、耳、嘴、舌、手、脚，一片混沌只有男根的人。这还只是不说实话的果报，若进而颠倒黑白、谤法谤僧，其罪报恐怕就非常人所可想象了。况且先生自己也曾说过：“果报真是厉害……若没有证据，绝对不敢再轻易评论任何善知识。”既如此明理，那就请先拿出《时轮金刚》非佛所说、觉囊派法王从未修过此种大法、觉囊派非属密宗体系等相关论点的证据，然后再给众人讲解自己的梦境吧。

翻开觉囊的历史一查，则所有觉囊法王都是与时轮金刚有甚深因缘的大成就者。不过不知萧先生知不知，双运修法就是释尊在《时轮金刚》中重点宣讲的。你如果学过密法、懂得藏语的话，一定能了知此点。而你不仅否定了所有密法，更对密法中的双运修法大加鞭挞，以为其是淫荡的代名词。既如此，我们就有些不明白了，觉囊派没有一个法王不修《时轮金

刚》而成就，而它的内容已如上说，但你又最痛恨双运修法，那你成的到底是哪一位觉囊法王？你当法王时修的都是哪些独特大法？请再显神通，为我们道上姓名来，好让我们对照着觉囊的历史一一查看一下。好在觉囊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如果你报上姓名，核对一下大概花不了多长时间。

大部分觉囊派的寺庙在 17 世纪中叶时就已基本上归属于格鲁巴了，以至于现在的康区一带极少有其所属寺庙存世。眼见这种景观，难道你作为一派之主竟无动于衷？不久前，受人恭敬的觉囊一代法主云丹桑布不幸圆寂，不知萧平实先生有没有动过再掌觉囊大印、重振觉囊雄风的念头？有时在脑海中情不自禁地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萧先生头戴时轮金刚佛冠、高坐他空见宝座上、手里还拿着被他自己讥讽为是性力派法器的金刚橛及铃杵，正在给众人宣说非密宗之自创宗派教义。这该是多么值得被写进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页画卷！如果萧先生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那我将侧耳聆听为你举行新法王坐床大典的消息。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会成为历史，而历史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但别因此就为所欲为，因为不管后人如何评说，无欺之因果才是最严厉也是最终的审判官。而因果自负，所以务必多加慎重！

萧平实说：一切佛学考证者都知道、都确认，密教兴而佛教亡。

答：学佛之人一般都知道，当前的世界佛教主要是由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佛教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它们分别代表了小乘、大乘以及密乘三大教法，就如同一鼎之三足一般缺一不可，绝大多数佛教徒、佛学研究者都已对此达成共识。而且非仅限于佛教界内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徒都把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共处、互通有无当成世界宗教未来发展应遵循的理想道路。在这种求同存异的时代大潮流下，如果还

有人别有用心地挑拨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刻意夸大同一信仰下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以使其互相攻讦、形成人为对立的局面，则这种逆时代潮流而上的做法只能被历史证明为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最终的结局怕免不了只落得个为人所不齿的下场。

有关密法源流的考证这里暂且不论，单以萧先生曾经痛斥过的密宗祖师莲花生大士的出处为例，从中就可看出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令人们对妄语者的一切言行不得不起极大的厌离心。

萧先生在《狂密与真密》的自序中云：“莲花生本是外道凡夫，肉胎出生，娶妻生子，并非真正莲花化生；密教上师为建立密教之教主，是故渲染附会而流传之，加以后人盲目误传，遂成密教所公认之莲花化生，故名莲花生。”对此段论述，人们还是要问一句：你说莲花生大士非莲花化生，究有何据？自古及今的所有莲师传记皆一致记载了莲师非凡夫的真实身

世，如果萧先生定要认定莲师乃肉胎出生，那就请你说一说他父母的姓名及家庭状况吧。也许萧先生在台湾待得太久了，浑身上下到处都被熏染得一片人气，以致看不到因而也就否定了化生的存在。但凭自己的估计、推测以及借助眼耳鼻舌身意，又怎能妄论与佛陀无二无别者的境界，除非你本人也敢当下承当，自己早已证得与释迦牟尼佛相等的果位。其实对佛祖的降生，也有人理解为是一种神话传说与附会之词，作为佛教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随顺世人的见解，等他们发明出可以测定世尊出生状况的仪器后，再来承认佛陀从母亲右肋下出生，然后自行七步并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事实？

在《平实书笺》中，萧先生又说：“龙树菩萨被后代密宗祖师所攀，并非自己宣示为密教祖师。”对此我们要问，哪些密教祖师高攀过龙树菩萨，硬把他拉到密宗的队伍中来？还是想请先生开列出一份具体的攀附龙树菩萨的密宗祖师名单。至于龙树菩萨是

否是密宗祖师的问题，不同的人当然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只不过萧先生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点怪异、反常，故人们才对之产生了怀疑以及反感——他惯常的方式便是依文解义、不具任何教证理证就立论，同时又分不清佛陀说法的外、内、密、极密四种不同含义。比如对于外道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佛根本就不予置答，此则名为十四无记法；但根性成熟的弟子在提出此类问题时，佛却对之做了圆满的回答。同样，别说对龙树菩萨的密意凡夫争论、揣测、妄议不休，现代的一些学者还通过考证提出了“龙宫何在”的质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般若经典从龙宫而出的说法，因此他们怀疑南天铁塔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作为佛教徒我们理应明白，佛菩萨的神机妙用岂是凡夫可以考证来验明的对境，如“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再比如佛说《华严经》时，无量与会大众皆融入佛身……面对这些凡夫眼中的种种“奇观”，考证又该如何发挥用场呢？

所以说，用考证的方法来为佛法验明正身本来就存在极大的漏洞与无能为力之处，若还要把考证的触角伸向佛陀秘密说法的领地——密宗，其可能存在的漏洞就更加迭出不穷。而且萧先生的考证又往往只有立论并无真实考据，那么这种考证所隐含的缺陷恐怕比单方面的考证更无法接近事实真相。如此评价绝非恶意诽谤，因萧先生自己的言行恰恰为我们的结论做了最好的证明。

比如他在《狂密与真密》中就将印顺法师举为密法教义的首领，这种考证的结果实在令人瞠目结舌。熟悉印顺法师著作、观点的人都知道，这位法师似乎对密法的清净源流颇为怀疑，曾写下不少文章考证密宗所谓的“左道”性。如此一名怀疑密宗的人士怎么瞬间就被萧先生改换了立场，一下就被从反密阵营中推到了密宗祖师的地位上？仅此一例，就足以让人领教萧先生的考证功夫。顺带说一句，萧先生历来都是把印顺法师当成重点批斗的对象之一，而先生对密宗

又恨之入骨，故而把法师当成密宗的代言人也属情理之中的事，尽管这种做法纯属张冠李戴。不过就在此书中，凡是需要罗列密宗“罪名”的地方，萧先生又不耻下求，尽情引用印顺法师批驳密宗的文字。似乎在这些时刻，他又一厢情愿地与法师达成了统一战线。结果统一战线没持续多长时间，翻过一页，他又把法师踢到敌对阵营中去了。这就像一件破烂衣，萧先生原本根本就不屑将之披在自己身上。但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为了伪装，他也不得不屈身将这件自己不耻为衣的破布穿上身以图自利。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证之态度是否端正的问题了，从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庸俗不堪的实用主义市侩习气。

再看平实先生的另一处考证结论：他于《邪见与佛法》中还把《大日经》、《金刚顶经》及《苏悉地经》一概斥为后人伪造之经，同时又自己确认了密宗的几部真经：《楞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准提佛母经》。对此，我们依然无法接受。首先，一个浅

显的反驳理由即是，《楞严经》自古及今都是公认的显宗经典，如何到萧先生这里却被改换成密宗身份？另外，佛陀在哪一部经中亲口说过，只有这三部经是密宗真经，别的一切经典，包括《大日经》等三部，全都是伪经？你在哪一部佛经中看到过这种授记？如果还是没有教证，仅凭自己的定中境界或睡眠功夫就提出此说，则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凡夫的梦中呓语。再者说来，《大日经》乃唐朝善无畏与一行合译的一部经典，共七卷三十六品。内称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在金刚法界宫宣说真言秘密法门，开示众生本有净菩提的本觉曼荼罗，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三句为中心，说三密相应而修有相、无相两种瑜伽，悟入净菩提心之道，是唐密胎藏界法主经。《金刚顶经》为大唐不空所译，共有三卷，讲述秘密曼荼罗的义理和修持仪轨，为唐密金刚界法主经。而《苏悉地经》则为唐输波迦罗所译，共三卷三十六品，重点讲述五部真言、持咒的处所、友伴、

戒行及燃灯献食供养、作法等方法仪式。通过这一简略介绍，目的只是想让读者等因缘成熟时能真正深入这几部经典，到时自可明白萧先生对它们的评价正确与否。

在看待一种观点或说法时，重要的不是跟着别人走，而是在教证的指引下，通过闻思修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实修及至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

佛法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这期间一直有人对汉传佛教的几部重要经论提出真伪的质疑。他们也举出了一些相似的证据论断说《圆觉经》《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为伪造，面对这种考据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因他们的是把佛教的闻思修纯粹简单化为单一的与世间学术无甚区别的佛学研究，一点也没有实际的修证体验。同样，以满怀的偏见来看待密法、考证密法，这比纯粹以学术化思想研究、考据密法，带来的危害更大，得

出的结论也更远离实际。还是想再引用几段经文，恳切希望大家都能从内心深处明白恶意谤法、无意谤法以及随喜他众谤法的过失。

《涅槃经》云：“迦叶，世间众生有三种病极难消除，一谤大乘法，二造五无间罪，三生邪见。此三病极难对治，声闻、缘觉及菩萨亦不能除之。”

《般若八千颂》亦云：“何人若造五无间，不及相似谤佛法。”《空边平等续》则说：“若于胜密之密法，何人舍弃并诽谤，则彼舍弃佛胜密，永时远离解脱道。”《智慧深圆续》中也说道：“心违密法造恶者，定堕地狱真可愍。”《意护续》中则为谤法者，特别是谤密乘法者描绘出了来世真实而可怕的景观：

“若谤普贤密意法，乃至虚空之边际，死后堕入金刚狱。”

作为佛教徒，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警戒了。一味随顺他人以嗔恨心对密法进行的无理指责与诽谤，到头

来恐怕自己也摆脱不掉长劫轮回的命运！

在这方面，弘一大师的经历就非常值得后人借鉴。他早年因对密法不了解而说了一些诽谤密法的话，后来则自己忏悔道：“大乘各宗中，此宗（指密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也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作为南山律第十一世祖师的弘一大师，其戒行和治学之严谨远非常人所可企及，犹自作如此示现，不知普通凡夫观后又作何感想？

再看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他依据多种密教经典汇集而成《瑜伽焰口》一套仪轨，如果大师以为密宗典籍皆充斥着邪教外道之言的话，那他还会如此轻率地依靠密法而成此文吗？

两位大师对待密法的态度是如此这般，作为后学

的我们是否自觉戒律以及智慧都已超越了二者，故而可以抛开他们的做法，另辟蹊径地对密法来一番“重新审视”与“再度批判”？

萧平实对密法还有一个大胆的考证，即如他自己所言：“密宗的众多弊病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索隐行怪——蒐索外道所修的一切奇奇怪怪的行门，纳入佛门中……天竺的大乘晚期佛教就是这样被密宗给‘李代桃僵’了……”又于《邪见与佛法》中云：“他们所说的很多经名、咒语及手印等法，多属鬼神法……后来更喧宾夺主，创造金刚持佛取代释迦牟尼佛的位置。”“以讹传讹，变成护法神的法比佛法更高，结果变成护法神的密教。”

其实密宗的本尊根本就是佛菩萨，如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如果将这些本尊都当成鬼神，则分明是在公开诽谤诸佛菩萨！也是彻头彻尾的佛神不分！至于密宗中

的鬼神修法，则主要是将其作为布施、救度的对象而修的，目的是接引它们并使之皈依三宝，最终还要根据因缘使它们都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而且有关鬼神的修法，汉传佛教当中也并不少见，比如蒙山施食、梁皇宝忏等莫不如是。我想可能是因为萧先生阅读的密宗资料太少的缘故吧，所以才会对密法的本尊、护法神产生误解，以为密宗以之取代了佛陀及菩萨的地位，甚至还闹出了误认为密宗中的金刚持是护法神的笑话。金刚持实是普贤如来所化的报身相，如果把他当成护法神的话，那么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卢舍那佛岂不是也要被某些人理解为一个普通的护法神？密宗中对佛、菩萨、空行、护法等的功德、事业都有详尽的阐释，绝不可能佛神不分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因此，如果既没有接受过密法的灌顶、传承，又不肯认真实修的话，建议平实先生多看点有关密宗的真实材料。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萧平实在不知以何种方式考证了台湾佛教徒的修证程度后，得出了一个非常令

人震惊的结论：八九百万佛教徒中，除了极个别自己门下的弟子证悟以外，竟无几人开悟！不过令人震惊的考证远不止这一处，在《狂密与真密》中，他一手栽培的弟子蒋巴洛杰又下论断道：“藏传佛教发展至今，益形壮大，光是台湾一地陆续出现的密教中心便达上百处，所吸引徒众当在数十万以上。”“密宗初机行者教育层次较低。”

听萧先生师徒的言外之意，似乎密宗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发扬光大，主要是因为它能吸引文化层次较低的学佛初机者。既如此，密法的层次本身也就高不到哪里去，因按两人的观点，只有这种层次很低的法门才能迅速推广并日渐深入人心。此种观点依然让人感到疑点重重：你们是如何知道这数十万人教育层次低的？如果佛教能吸引台湾八九百万人投身于其中，这是否说明佛教本身层次就极低，否则也不可能吸引住这么多根本开不了悟、只知盲从的百姓？这是否还说明台湾的这八九百万人教育层次都不高，要不然也不

可能令佛教如此发扬光大？

有一个事实不知先生知道不知道，即藏传佛教的格西、堪布等学位的考取，往往都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获得；以被萧先生翻来覆去责骂不已的宗喀巴大师开创的格鲁巴教育体系为例，若要取得宗大师创立的甘丹池巴的席位，一个修行人有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的时光精进闻思修学，才有问鼎狮子法台法主的希望。这些修行人苦行、苦学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哄骗那些教育层次较低的阿公阿婆？他们几十年的学习就是为了学得一些骗取初机者入门的骗术？

其实任一宗教派别之教徒受教育之程度都千差万别，对佛法而言，决定修行者修行层次高低的因素主要应看行者的宿世因缘、信根、慧根、善根、福德资粮等各种条件的优劣与成熟度，文化层次的高低只是其中的一项条件，但绝不是唯一及最重要的因素，否

则惠能大师也无缘学佛并成就了。

以上所谈只是从萧平实先生及其弟子举不胜举的考证实例中随意抽出二三例以供读者解剖，有了这些铺垫做准备，我想我们可以言归正传了。

萧先生将佛教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密教，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他还拉来了“一切佛学考证者”这样根本无法考证的庞大同盟军引为自己的同道。但就在这种貌似绝对正确的观点中，他又犯了一个又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印度遭受回教军队入侵时，无论大乘、小乘还是金刚乘均共同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绝不是密宗先把其余宗派统统吃掉，然后才引狼入室，导致佛教彻底被外道消灭。也就是说印度佛教的灭亡根本就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及福报因缘所至，把这一现象归到密法的头上，只能说是不懂历史、不懂因缘、不懂何为共业的结果。如若说密法之兴导致佛教之亡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三武一宗灭佛之时，当时的

佛教主流并非密宗，这种论调能适用那时的实际状况吗？至于号称“菩萨皇帝”的萧衍那令人可叹的个人及国家之遭遇，恐怕也非是因为他广弘密教的缘故。藏地历史上的朗达玛灭佛时期以及“文革”那段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灭佛运动，如果照萧先生的观点来衡量，是否也得归因于当时的统治者大兴密教才引发的呢？而且先生自己说过自己曾当过两世的觉囊法王，那么按你现在的观点推测，当你身为觉囊法王并大兴密法之时，你一定残酷地灭绝了小乘及大乘显宗佛法，并导致了佛教的彻底衰亡！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仍能生而为人，且到处讲经说法，这让人不得不对佛经中有关毁灭三宝的罪报的描述产生怀疑。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一一看在藏密诞生的土地——圣洁的青藏高原上，佛法弘扬的情况。客观、公正之人想必都不会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全民信佛的藏地，众生善根深厚，以至于儿童在会喊“阿妈”的同时，就会同时念诵“嗡玛呢巴美吽”了。纯朴的民

风无疑来自藏传佛教的滋养与教化，难怪雪域高原如今会被世人广为称颂为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这片净土之净如果不与佛法、不与藏密相关，又会与哪种外道思想为伍？当全世界那么多人，包括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把目光转向这东方净土时，我想吸引他们的怕不是萧先生自认为的印度教思想、性力派邪说、单单有关佛法究竟果位的名相、各种奇奇怪怪的邪门歪道、毁灭佛教的令人恐怖的护法神等各种因素，如果要找这些东西的话，此等东西方智者大可不必千里迢迢跑到藏地，或者一头埋在藏密中去寻求被欺骗的感觉、寻求自己乃愚昧、层次低者的证据。

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藏密蕴含了人类未来获得解脱的途径与希望。

有一个问题很耐人寻味，即萧先生一方面断言密宗只能吸引一些低层次的佛学初机者，因而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提升，密法一定会自动灭绝，而且早就

该灭绝，因它对人类社会无有丝毫利益之故；另一方面，他又将密法视为洪水猛兽，并忧心忡忡地说：“佛教当前最大的危机有两个，第一就是密宗，第二就是应成派中观。”如果密法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充满邪说、层次极低、早就该灭亡、根本不可能欺骗时间以及众人眼目（这是所有谎言邪说的必然结局）的话，萧先生至于这么心急如焚吗？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就好像一个信誓旦旦地对别人说自己不怕老师的小孩，结果当他转身远远地发现老师的身影时，竟吓得一溜烟地飞快逃走了。

恐惧常常来自对真理的无知，但有些人偏偏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勇者的模样，以为从此就可以与真理对垒。而旁观者中还真有一些人就被他外在的表演迷惑，从此以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真的勇士只信仰真理，他绝对不会沉醉在自我的毒酒中不能自拔，以致把自己醉酒时的丑态当作世间

唯一、最好的表情而到处宣扬。就像考证学永远培养不出来一个佛教的大成就者一样，被自我毒酒麻醉的醉汉，别人也只能把他的行为理解成疯狂。

萧平实说：我于往世曾在密宗觉囊派出家，彼世虽悟，亦未敢自称为佛，此余梦中及定中均所曾见，故信密教中亦有真悟之人，是名真密；非如密宗红教中之第二佛——龙钦巴尊者——以常见外道之法而自命为已出三界之圣人，见道且无，云何名之为佛？今余已于《宗门法眼》中举证破斥……藏密红教“第二佛”龙钦巴尊者、第一代莲花生大士、天竺寂天菩萨尚且未曾见道，白教马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及黄教宗喀巴等古代祖师又悟在何处？而称为即身成佛？古昔密宗祖师近代密教祖师亦复如是，号称近代密宗白教大修证者之卡卢仁波切，以及贡嘎活佛、诺那活佛，乃至犹在人间之诸多大法王、大活佛、大仁波切、大金刚上师，何处有开悟明心之人？此诸活佛法

王等，自身之如来藏尚未觅得，大乘见道且无。所以者何，马尔巴、密勒日巴、宗喀巴、龙钦巴、冈波巴等大师，乃至其前诸祖，皆犹未离眠梦。密宗之了义经《楞严经》说此境界未离想阴，犹未断尽想阴者皆未断尽烦恼障，未是出三界之俱脱阿罗汉。虽有大神通，敌得过轮回生死否？

答：萧先生以自以为的密宗诸祖皆未离眠梦之理由，而将这些高僧大德统统推入见道位以下的不曾明心开悟者之流中。如果这不是一种无知与偏见的话，至少也应算作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俱舍论》等论典中说过，修行到四禅心的境界以上，便不会再有睡梦的习气；另有些经典则云，只有登地之菩萨，才无颠倒睡眠这一凡夫所去除不了的俱生习惯；而印、藏、汉古往今来的众多大成就者，又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过种种结论各异的阐释。在《现观庄严论释》以及宗喀巴大师的

《金鬘论》等论疏中，都依据佛经教义从别种观点出发阐明了这一见解：所谓的无有眠梦乃指无有错乱、染污的种种梦境，并非是指连养育身体及善法之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众多经论中对一地至十地菩萨梦境的描述将变得永远无法理喻。诸如：相应于一地菩萨的果位，其眠梦中会出现宝藏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征相；而二地菩萨则会在睡梦中出现如手掌般平坦的大千世界之大地上，到处被珍宝装饰的奇瑞景观；位登三地时，菩萨会于梦境中现出自身已变成勇士身，且执持兵器降服他众的对应瑞兆……十地菩萨皆如是各有与其阶位相对应的梦兆。不仅经论中有如此之论述，很多公认的高僧大德还为后人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梦境美谈。他们或者在梦中云游十方刹土，或者于梦境中亲得本尊及诸佛授记，又抑或在睡眠状态下亲证法性光明……因此，若笼统地因有眠梦就否定一个修行人的证悟成就，这恐怕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佛陀讲经说法历来就包含直接与秘

密的不同含义，单从自己眼见的少量文字入手就断定佛法全体之大义，也许会导致一叶障目的结局。

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既然萧平实先生因密宗大德未离眠梦就将之判为未离想阴，从而断定其修证境界个个皆不堪为活佛、法王、仁波切、金刚上师，为何他自己却翻来覆去地到处张扬自己从梦中及定中得到的梦境或定境启示：他做过觉囊派出家人乃至法王。如果别人的梦境都为颠倒梦想的话，那先生对自己的梦境又该做何定论呢？假如密宗上师的一切，包括眠梦都一无是处，唯有萧先生的一切，包括眠梦才可称之为千真万确、足资担当衡量准绳的话，则这种两面逻辑之典型性恐怕应算前无古人了。当所有密宗修行人的征相都被先生一笔抹杀之后，一个想当全世界佛教徒的大法王、大仁波切、大活佛、大金刚上师的狂人梦想就已清晰浮现在一切明眼者的目前。不过，若要论颠倒梦想的话，怕是没有比这个梦想更颠倒的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真正的英雄确实

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一人称雄世界；但言语的巨人往往都是些行动的矮子，还没等他整装待发、收拾旧山河，因果轮回可能就已将其吞没。空口大白话泛不了几个浮沫，大浪淘沙终会将其席卷而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谁是弄潮儿，谁是未离想阴之个人欲望膨胀者吧。

把修行者的见修行果完全建立在梦境的有无上，此种观点无论如何都无法安立。如果证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离不离梦境，那么《十地经》中也不会说证得极喜地之菩萨可以自己所证功德之妙力，于一刹那间震动百世界这一征相，所有的得地菩萨我们也都都可以“无有梦眠”这一句话而一笔带过，《华严经》中也大可不必浪费笔墨如是描述得地菩萨的种种境界：“则得百三昧，及见百诸佛，震动百世界，光照行亦尔。”

特别是对真正的圣者而言，有梦无梦皆是戏论，

先生怎能糊涂到把戏论当真的地步呢？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普通凡夫来说，梦中往往无法做主，个个皆以假当真；不过醒来后一般都会了知梦境之不实，从而不会再去强烈执著，否则就会被人们当作白日做梦的典范而耻笑不止。萧先生在看待别人的梦境时倒是非常果敢，不分普通人与大成就者、有无执著、有无实义的区别，全体批倒、一概斥之为想阴作乱，颇有一副快刀斩乱麻的气概。但在论及自己的梦境时，就有点恋恋不舍了。此中详情，读者在其著作中当可一目了然。如果先生是想给后人留一些催眠术研究的资料，那倒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猜测先生此举的目的当不在这里。

也曾研读过先生的《狂密与真密》一书，看过后最清楚的印象便是——非萧平实自宗之一切派别皆属狂的、愚痴的、不究竟的、邪的、引人堕地狱的、只能吸引劣根者的……不过当一个人的判断标准只剩下梦时，人们早已为这种人准备好了最恰当的修饰语：

狂人痴梦。

萧先生还把龙钦巴尊者判为常见外道，我想这一结论的得出可能是因为先生不懂藏文，同时又不阅尊者著作的缘故，因此才会对尊者的观点知之甚少。其实尊者对中观的见解主要集中在《如意宝藏论》《宗派宝藏论》等论典中，如果能透过其文字表象进入尊者真正想要表达的领地，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一切常断边执都加以了最究竟、最彻底的遮破。既不承认常有法之存在，亦不像先生认为的那样因怕堕入断灭之境地就又将所谓的明觉执为常有。萧先生在《宗门法眼》中对尊者的破斥，诚可谓是完全落入文字相以致言不及义。而祖师大德早就说过：“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不仅如此，先生还特别喜欢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读解别人的著作（包括经论）。这样做的结果又应验了另一句金玉良言：离经一字，允为魔说。二毒兼具，叫人如何敢相信你对尊者的读解！

这里不妨举一个先生所推崇的玄奘大师的例子，希望众人能多少了解一点言语道断以及望文生义的内在关联。

当年外道与佛教大德辩论时曾提出：“既然证道者已能所双亡，那他又如何确认自己已经证道？”玄奘法师对此则回答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此一句话使得外道不得不折服。不过后人又有问曰：“冷暖且不问，如何是自知的事？”由此观之，如果将佛法修证的体验完全放到哲学的思辨领域之中，则这样的探讨将永无止期，因学者们只耽著于文字所表达的观念故，兼以妄念又无穷，这样的“研究”当然就没有终结之时。

萧先生一方面只从文字入手读解经文以及祖师密意，另一方面又死死抱住自己的梦中境界去批驳别人的眠梦情况，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矛盾百出。尽管你在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中不是骂

这个是断见，就是斥责那个为常见，但在你的批驳对象的言行中，还很少出现如你这个审判者这般前后互相抵触、标准双重的笑话与漏洞。顺便说一点，对于藏传佛教诸高僧大德的证悟与否，作为凡夫的我们，主要应从其授记、事业、功德、著作等修为，再加修行、日常生活及往生时的各种不虚瑞相来比量推知。如果这些都不能作为判断标准的话，恐怕只剩下萧先生那自以为堪与“量士夫”比肩的“无漏睡眠定”才能照见大千世界的真伪妍媸吧。

谈到大成就者的显现，不管他现睡眠相或精进相，就与不能单从文字衡量经文之义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只依凭其外在示现而任意褒贬，因为一个人的内证境界有时会与他的外表相差极其悬殊，原因即在于他得随顺众生的缘故。就像已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还要在世人面前示现托钵乞食、示疾问药、最终涅槃等生存状态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佛陀还有欲界凡夫的习气，还留有色身之障，也会死亡。如果这样理

解佛陀，那就表明我们还未曾进入到佛法的真实天地中来。再比如佛陀有时也会严厉斥责违犯戒律的弟子，某些人要是看到这种景观的话，会不会自以为发现了天大秘密似的到处给人宣扬说：佛原来是有自相嗔心烦恼的啊！如果说菩萨“以时寝息，当愿众生，身得安隐，心无动乱”也是未离想阴，未是见道的话，则佛菩萨的修证境界肯定比不上常坐不卧、不食不眠的苦行外道了。

读过《普门品》的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之心随缘救度各类有缘众生，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菩萨即现何身前往救度，从佛陀乃至天龙、夜叉、阿修罗、人非人、乾闥婆等。非观世音菩萨一人如是，一切佛菩萨莫不如是。当他们化现为旁生、屠夫、妓女时，其所作所为不仅与佛法毫不沾边，更明显违背戒律规则。但有谁能说他们无惭无愧、无慈无悲、贪心猛烈呢？同样，密宗祖师为调化不同根基之众生，时而现出睡眠相以接引群迷根本就不足以大惊

小怪。他们的睡眠是清静光明的禅定休息，还是在入定中救度地狱众生，详情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即这种睡眠绝对不是凡夫烦恼习气的现前。

也许是密宗红、白、花、黄等教派的高僧大德于久远之前打断了萧先生“觉囊法王”的美梦，才使得他一直到现在都耿耿于怀，并以不断指责别的教派的大成就者皆未离眠梦之方式，来发泄当初自己的黄粱美梦被打碎之愤恨吧。

我这样说并非是以恶意诽谤的方式对萧先生讥讽谩骂，时代毕竟已前进到了 21 世纪，语言上的文明礼貌我这个愚昧之人多少也还懂得一点。可能爱开玩笑吧，有时在不经意间也许冒犯了先生也未可知。如果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诚挚地向众人表达我的忏悔之意。

但有句话还是想说出来，萧先生的年龄也不小

了，人生短暂、恍如白驹过隙，不多的生存时日中，我们是应该继续广造恶业，还是及早忏悔、痛自悔过？至于善业恶业的划分界线，我想唯一的依靠处只能是教证理证。包括我说的这些话，你如果不愿接受，反驳的依据还得从教证理证中来。

再说一遍，人最珍爱的莫过于生命，而人身万一失去，再想重新捡起时怕不会像捡一件破烂那样轻而易举。所以恳请一切人，特别是生命旅途已走到暮年阶段的人，都应该好好爱惜、善加利用自己的生命时光。而在一切能使人身万劫不复的因素中，谤法、谤僧的罪报是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

萧平实说：密宗之密续，大约可以分为“经典”与“续”二类。经典者，如《大正藏》密教部之《大日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顶经——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苏悉地羯罗经、妙臂菩萨所问经》等，皆是天竺“佛教”晚

期之密宗祖师所集体创造，经过长期之结集而后出现于人间，託言龙猛菩萨开南天门铁塔所取出之毗卢遮那佛所开示者；三乘佛经中并未有如是预言故，彼诸密经所说皆与三乘经典之法义抵触故，皆与解脱道及佛菩提道互相抵触故……续部则属密宗之祖师所造者，譬如《圣毗卢遮那现正觉续、四金刚座续、中观宝灯、中观义集、中观要诀、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要诀现观庄严论慧灯鬘释、菩提道灯释、广释菩提心论、入中论、入中论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入二谛……菩萨宝鬘、入菩萨行……金刚亥母成就法……宝性论、甘露密论、根本续、授记密意续……》等，以及《大正藏》密教部中之种种念诵法与仪轨等。要而言之，举凡密宗祖师所造、关于密宗道之修行理论与实务之著作，不论是否託言为“佛”所说之经，皆属于密续……

答：看来我们还得一如既往地继续纠正萧平实先

生屡屡再犯的常识性错误，此处的错误则是指先生把密宗经续的含义彻底、完全地理解错了。所谓的续，指的就是密宗经典，而且只指经典，根本就不可能包括论典在内。因为其内容讲的是密乘法义，为区别于显宗经典，藏文《大藏经》中就将其列为续部，比如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时轮金刚续》《密集金刚续》等。萧先生自创的“经典与续”二分法，的确是前无古人之创举，如果不懂装懂、貌似权威也可以被称作创举的话。至于《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唐密典籍，可能是为了随顺当时的翻译惯例，故才被冠以经名。而藏密历来都把经与续分得很清楚，从未将二者混淆起来。

先生还将这些续部典籍定义为天竺“佛教”晚期，密宗祖师集体创造，经长时间结集而后才出现于人间，并且还坚定地认定它们都是假托龙猛菩萨开取南天门铁塔取出的。既如此言之凿凿，想必先生的证据一定充分而有力，那么现在就请您道上一句：所谓

的佛教晚期具体是指哪一年代？密宗祖师如果集体创造了续部典籍的话，又是哪些祖师、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历经多少时日才具体创造出了这些“伪经”？只有拿出巨细无遗的可靠资料才能让人信服，否则人人都可信口开河地自编历史。这样的自编其实非常简单，只要随便地假设一个自认为可信的事实，然后再想当然地罗列出一些查无凭证或断章取义的依据、材料，然后，一个观点就可以立在世人面前了。而且这样的观点表面看来还常常显得十分大胆，往往可以蒙混住那些视力不清者的眼目。

大家都知道，印度佛教史上对三次结集三藏的时间、结集者的情况、结集的具体过程以及结集而成的经律论典籍都有比较详细的多方面记载。如果萧先生认为也有人伪造密宗经典，并且这一过程相对跨时很长的话，为何历史上竟没留下任何足可考证的蛛丝马迹？是不是先生您独具慧眼，从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一个佛教史家们共同忽略过去的盲点？在

这里倒是可以给先生大略讲一讲密法的结集情况，如果先生有兴趣，可以顺着这一思路继续追踪下去，看看能否找到新的可供你进行下一步批判的材料：释尊曾于广严城等地为特殊根基的弟子宣说了多种密续，其后金刚手等众菩萨将这些佛陀讲过的密法内容进行了结集，有关详情可参见《三戒论释》等典籍。至于说“託言龙猛菩萨开南天门铁塔取出”，我们还是要问相同的一句话：是谁在託言？这些託言者在何时、何地将伪造的密续託言为是龙猛菩萨取自南天门铁塔？这么一个千年大骗局是如何被先生发现线索及破绽并进而全力侦破的？

还有一点也想请教先生：你认为三乘佛经中没有对密宗经典的出世做过预言，故这些密续统统都是伪造的经书。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佛陀在佛经中对汉地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等宗派做过明确的授记吗？如果没有的话，依照先生的逻辑推理，这些宗派岂非也得被判定为是伪宗，它们的身份恐也得

跟密宗一样吧？而且假若这个判断逻辑能真实成立，则人们还会有更大的一个疑惑：佛陀在哪部经中授记过末法时代会有一名为萧平实的居士奋起佛法大旗、宣扬第一义谛、清除邪门密法、广布正法信息？如果翻遍三藏十二部也找不来这样的授记，我们是否可以说——萧平实先生是假的？按照萧先生的逻辑，这一点应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先生的来历与动机！这个理由还是先生本人提供给我们的。

再者说来，密宗传入汉地约在中国唐朝时期，当时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齐备，明眼善知识更是数不胜数，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师所弘扬的唯识宗也正方兴未艾。这么多高人异士对当时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不空、金刚智所弘扬的《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是不是他们的智慧都不够，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后，真正的大善知识出现之时才有能力揭穿这些“伪经”的真面目？

而且从宋朝开始，历元、明、清三朝都在组织编辑《大藏经》，每一次都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但无论哪次审定、汇集，都毫无例外地收入了密续部，是否这些密续典籍千百年来都成功地欺骗住了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骗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萧先生还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密宗祖师所造续部典籍名单，这份名单再次暴露了萧先生佛学知识之贫乏已到了任何稍具佛学修养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地步。行文至此，我已没有了与其再“辩论”下去的任何兴趣，因他连最基本的佛法常识都不懂。尽管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处乱用佛学名相，但不夸张地说，除了能骗骗无知无识、只会被大名词吓住的人以外，任何一个正信佛教徒都不会被他吓倒。不过愚昧而可怜的众生确实遍满大地，所以邪知邪见也才能到处横行。在此只能深深希望，所有追随谤法、谤僧者的盲从之人，都应该好好闻思闻思真正的经、律、

论，看看释迦牟尼佛到底都在说些什么。把自己的命运如此轻而易举地交给一个经续不辨、经论不分、举不出丝毫教证理证的“居士”，实在是对自己的最大嘲弄。此人“造论”已造到如此之地步，恐怕人间再无比其更低劣之“论典”了。这样一想，就觉得满心伤感，为众生，也为自己。但不管愿不愿意，还得提笔再驳斥下去。

密宗祖师所造的全部属于论部，根本不在续部之列，而且先生混淆概念，纯属显密不分。首先，密宗祖师之著作，无论是关于显宗的，还是关于密法的，都属于论部，并且《丹珠尔》中所收录的仅限于印度祖师，藏地祖师的论典还不在于《丹珠尔》内，这怎么可能托名为佛所说之“经”？故《菩提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著作，不仅不会假托为经，连论部都不可能包含于其中。再者，萧先生又将《中观宝灯》《中观义集》《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要诀现观庄严论慧灯鬘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入二谛》

《菩萨宝鬘》《入菩萨行》《宝性论》等都划归到“密宗祖师所造，关于密宗道之修行理论与实务之著作”的行列中，这种划分法的错误的确堪称低级、幼稚，因上述论典均属显宗典籍，作为批判密宗的干将，竟然误把显宗论籍当成密宗续部来批斗，这是否有些眼目昏花的味道？

在他的批斗对象中，《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要诀现观庄严论慧灯鬘释》《宝性论》都是阐释弥勒菩萨思想的论著，慈氏的其他三部论则为《辨法法性论》《经庄严论》《辨中边论》，如果按照萧先生的理论推理，则弥勒菩萨应成为密宗祖师，《慈氏五论》肯定必属密教典籍无疑了。但弥勒菩萨又师承释迦牟尼佛，这样算来，世尊亦应成为密宗导师，其所说法皆当以密法称之。如果萧先生还自认为是佛陀弟子的话，则从弥勒菩萨算起，一直到传承他法脉的无著乃至世亲，再往后又有玄奘、窥基，甚至包括萧先生本人，岂不个个皆成了密宗弟子？如果先生还要在这

里大加讨伐密宗的话，则不知此人到底是密宗的叛徒还是密法的“革命者”？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必须在这里予以澄清，即《宝性论》乃弥勒菩萨造论、无著菩萨造释、专门阐述佛陀三转法轮密意的一部究竟论典，作为“深研”并极力弘传唯识及如来藏学说的萧先生，如果能看懂论义，哪怕仅仅只是从字面上通达了《宝性论》的文义，怕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把“自宗”的传家论典居然踢到了密教的“黑名单”上。即就是先生见到的“密宗”《宝性论》不同于现在流通的版本，依然无法澄清以下的几处疑点：一、汉藏《宝性论》就算因传承不同而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法义却是绝对一致的；二、密宗独有、与汉传佛教宣讲的《宝性论》大相径庭的伪造“《宝性论续》”，如果先生已经发现的话，就请尽快公之于众，以利众人研究、批判！如果你看到的《宝性论》就是汉藏一致推崇的弥勒菩萨所造的那部论典的话，也请先生正

视以下的几个问题：

若你曾身为觉囊法王的话，不知你这个无从考证的法王知道不知道觉囊派的显教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这部论典？因它诠释的就是第三转法轮的他空见，故历代觉囊祖师都在大力弘扬。想必先生还不至于立场转变得如此迅速，以致身在觉囊派时还将此论奉若圣典，转世再来时又反戈一击、怒斥其为“密教邪法”。另外，你一直很“抬举”唯识学派，而唯识学祖师玄奘大师等人则从未斥责过《宝性论》的所谓“荒谬”之处，也从未指认它为密法伪续，更未曾对弥勒菩萨、无著菩萨这些他们所师承之祖师的如来藏及唯识学思想提出过任何异议。是否先生认为自己已超越了玄奘大师乃至弥勒菩萨的智慧，故而才将《宝性论》彻底扔在一边呢？不过作为佛教徒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授记的是弥勒菩萨乃为当来下生弥勒佛，似乎并没有提到先生的大名。

作为引导其麾下徒众修学的老师，萧先生自己确实闹了不少笑话，而作为学生的秋吉·蒋巴洛杰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狂密与真密》的序言中，这位学生如是评价道：“自古以来，藏传佛教各派可总括为如来藏中观与应成派中观二个系统。前者如宁玛、噶举、萨迦、觉囊，其内容或曰如来藏、自续中观、唯识见、轮涅不二见、大中观、他空见等，皆是站在‘世俗谛无、胜义谛有’的原则上，而各自讲述其胜义谛要旨，其间差异南辕北辙，不可谓不大；而应成派中观则是由较晚形成的格鲁派宗喀巴师徒数代而发扬，挟其政治上新霸主的实力，造成如来藏系思想弘传不彰、人才凋零，应成派中观至今仍为藏传佛教哲学的主流思想。”

作为藏传佛教显宗部分重要内容的中观学，可总分为自空中观与他空中观两类；自空中观又可分成自续中观与应成中观。至于蒋巴洛杰所谓的“如来藏中观”，在藏传佛教史上可谓闻所未闻、根本就未曾

出现过。这也许是其师亲传，也许是师徒共同创造的结果吧。还有，宁玛、噶举、萨迦以及格鲁均持自空中观见，其究竟观点都秉承应成派的大中观见；而觉囊派之见解，则属于他空中观见。蒋巴洛杰把自空中观中的自续派中观与大中观、他空见，甚至如来藏、唯识归并到一起，这种分类是从佛陀以来印藏汉所有高僧大德、各派传承祖师皆未曾有过的破天荒之新分类法，从中暴露出此人的佛学素养已低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坦率地说，藏地任何一个稍微了解点儿佛法常识、中观义理的小扎巴（刚刚出家的年幼喇嘛），都不会像蒋巴洛杰先生这样鲁鱼亥豕、黑白不分。而且自空中观的究竟观点本来应是承认胜义谛中一切均为远离四边八戏的大空性，同时亦承认世俗谛中如梦如幻的显现。但蒋巴洛杰先生非要将宁玛、噶举、萨迦的观点理解成“世俗谛无、胜义谛有”，这又恰恰与上述诸宗的本意完全相反。真不知道先生此论是由于无知而自创，还是自有师承？至于觉囊派，历来都属于他空

中观，而蒋巴洛杰先生则把其内容界定为自续中观、大中观，这已经不是用疏忽、误解、错解等词语就可以搪塞过去的错误了，任何懂得中观的人都会把他所发的谬论称之为胡说八道！看来老师实在是该重新调教调教这个得意门生了。并且真实的他空中观之定义也不是“世俗谛无，胜义谛有”，而是实相现相相同的为胜义谛，实相现相不同的为世俗谛，这种说法恐怕对萧先生师徒来说都是第一次听闻，那就等你们真正了解了中观意趣之后再来痛斥我这个弘扬邪道密法的小人物吧。

尽管自空中观可分为自续与应成两大派别，但二者的究竟观点却一体无别——都将应成派究竟了义的空性观点安立为胜义谛。只是在相似胜义谛上，自续派保留有空执，故为不了义；而应成派则直接抉择究竟的胜义谛，故为了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自续派暂时的不了义观点就断定其为错谬、应该舍弃，而应把自续派之观点理解成为了所化之相应根基

的众生而变现的“化城”。自续派可以说是进入应成理论的阶梯，诸大应成派中观论师在讲到实修法时，都特别提到并赞叹自续中观，且建议绝大部分应成学人应首先修习自续派见解，如此才能顺利地进入应成中观之大空见。两派这种次第相衔接、根本目标相一致之修学体系，岂是蒋巴洛杰所说的“差异南辕北辙，不可谓不大”，可能此人根本就没阅读过，或者说没读懂自续中观与应成中观各大祖师的论著，既如此，那又何必要在这里愣充权威，反倒落下笑柄、贻笑大方。

还有一点也应注意，即早在格鲁巴创立之前，应成中观就已广弘于藏地。无论宁玛、萨迦还是噶举，它们的中观见基本都属应成派之观点。而宗喀巴大师的中观思想则师承仁达瓦上师（属萨迦派），由此可知，应成中观并非随着格鲁派的创立才开始弘扬。这一观点的得出，简直与其师“……密宗自噶当派始起，乃至后来分裂为四大派……”的论断如出一辙，

这师徒俩或许铁了心要再“创”密宗历史，故而才不谋而合地任意杜撰史实——密宗最早的教派毫无疑问是宁玛巴，噶举、萨迦等派别都在其后诞生。至于噶当派实指阿底峡尊者入藏后创建的派别，其时间应在后弘期开始之后。

这几大教派对中观自空他空的见解在显现上并不尽相同，萨迦、格鲁派诸祖师就曾与觉囊派进行过外表看来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二派都破斥过他空的见解。但诸大祖师的出发点乃是针对以分别念而对如来藏有强烈执著的众生而言的，至于真实究竟了义的他空中观见，从来就是与各派，当然包括中观自空见根本不相违的。如觉囊派的多罗瓦·喜绕江臣于《中观了义海论》中说：“在入定时，法界的本性是远离边戏的大空，在出定以妙慧观察如来藏光明时是他空，这两者互不相违。胜义究竟的本性从空性而言，如同石女儿、兔角及空中莲花一样是本不存在的大空，故是自空，这以般若经典及龙树菩萨解释般若经典的众

多论著为根据；而从光明角度而言，第三转法轮的了义经典及《宝性论》等论典中做了宣说，光明与无生大空性双运而存在。”格鲁派中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贡目诺瓦江臣则说：“宗喀巴大师对别人传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但对我是传了以光明为主的他空。”而萨迦派的仁达瓦大师也于道歌中如是说道：众生心的本性不但是无生的大空性，而且是无为法任运的大光明，两者大双运是了义的如来藏本性。噶举派第三世噶玛巴自生金刚亦云：“一切法不是堪忍实有，因为如来也未见到实有的法；也不是断灭的无，因为一切轮涅诸法的本基是现空大双运，证到这本基的便名为如来。现空二者互不相违，双运一味，即是中观之道。”宁玛派的全知麦彭仁波切于《他空狮吼论》中如是总结道：“觉囊等派的他空宣说的是第三转法轮所诠释的如来藏光明，根据见清浄的名言理论抉择了如来藏的常住、不变不虚妄。根据胜义的空性理论抉择时，如来藏的本性也是远离边戏的大自空。”

稍稍引用藏密各大祖师有代表性的关于自空、他空的教言，无非是想向萧先生师徒简单而认真地介绍一下藏传佛教中自空和他空的理论依据，并向有缘者打开一扇通往正宗密法的窗口，好让大家先真切地浏览一下密宗的大致风光，而不至于被盲者瞎引了方向。顺带再说一点，应成中观作为藏传佛教中观学的主流，并不是像序言中描述的那样被格鲁派占尽风光。宁玛、噶举、萨迦等各派对应成中观的弘扬也是至今不衰，否则也不会形成萧先生所认为的当前佛教有“两大危机”这种“泛滥景象”了。

最后，还想对这位写作序言的蒋巴洛杰的佛学修证层次及学佛经历提出几点质疑：

此人自述说：“接受了完整的灌顶与教法，尔后将修行当作是正业，世间诸事放置一旁；日间读经思维——佛学图书馆藏书泰半过目——夜间修习密法，前后达十一年之久……多次往来印度、尼泊尔间，走

访各派长老大德……”这段文字完全是以过来人的口气炫耀自己舍密入显、“弃暗投明”的智慧选择，还冠以藏人名字“秋吉·蒋巴洛杰”作招牌，似乎很可以糊弄糊弄一拨摇摆在正邪之道上的人们。不过，他若不说那么多可能还不会露出如此多之破绽，现在倒好，自己把自己给彻底出卖了，因这段文字太像一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供书。

首先，十一年精进不辍、读完大半佛学图书馆藏书的蒋巴洛杰，竟然连藏密各派的基本中观道理都未理清，以致张冠李戴、胡说一气，这样的人都能给其师作序，如此师徒到底是在互相吹捧还是互相贬低？如果连属于显宗部分的基础中观都未能搞明白，这样的日夜闻思修习密法之人，你还能指望他对于甚深密续的见修行果提出什么高见呢？但蒋巴洛杰却还刹不住脚，他又于后文自诩道：“悟后起修，依佛语及恩师教授，进修一切种智及正修诸三昧；凡此家里事，只应家里人知，非如以往之蜉蝣井蛙不能知蟠龙飞

天。”如果真是蟠龙飞升，我们理当表示随喜。但舍密就显，而且不知就的是什么“显”，且还要对密宗诽谤不已，这种人未来的果报真是想也不敢想。真会鉴别狂密与真密之人，一定懂得依止上师的重要，也更清楚舍弃密法的过失。愚者穷其一生也分不清明与暗的区别，智者理当观察一切冠冕堂皇的文辞下，其实掩盖不了的贫乏与鄙陋。短短的一篇序言中都有如是多的漏洞，这种人离修学“一切种智”的距离怕不可以里计。

蒋巴洛杰先生在文中还说了这么几段话：“1996年冬天，也许因过去生亦有些微福德，有幸从学于吾师平实先生，此后得窥佛法堂奥，一方面重新修正佛法知见，正法脉络一一浮现，以往学密之疑难阴霾，次第烟消云散，才知过去错误成见及自我局限，于是由凡夫地而菩萨地而佛地，阶梯轨径方得明朗，渐具道种智及择法眼，能知各家所学落处为何，如观掌中果……多年来随侍门下，知吾师为人处事随和随缘，

极其慈悲并无尽老婆，利益大众无顾自身；今为救护广大佛子、为佛法正本清源、为正法长久延续，故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再作乡愿，非下苦口针砭则重病不能愈，故广搜密典诸续，彻底明示似佛外道脉络，示种智摩尼珠以澄清秽浊、杜学人末世地狱之门，故造此《真密与狂密》巨著，非再来菩萨所不能为。”

如果学生自认为自己可如观掌中果般清晰了达各宗各派之落处，但结果却连最基础之名相、各家分类及关系都搞不清楚，那么学生的这种行为表现是在替老师脸上贴金，还是在扇老师的耳光？想必读者自会做出判断。有句古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民间还有种说法：什么样的老师带出什么样的学生，看来这些话不幸都在某些人身上应验了。

萧平实说：密宗之一切学人特须警觉及探究：我入密宗之门学法修法，目的为何？若目的乃是为求世间法之强身及男女欲之享乐，则可不需在意余之所

说，可以继续修学密法；若学密之目的，是为修学解脱道及佛菩提道，则应舍密就显，不可再存身于密宗之内，盖其所修诸法皆属似是而非之邪见法故。若必欲留于密宗之内修学佛法者，应俟密宗之法义邪谬修正之后方可修学；否则皆必误入歧途，于佛法之修证，必定空无所成；乃至破毁菩萨重戒——双身修法是故意邪淫故；及成就大妄语之未来无量世无间地狱长劫尤重纯苦重报——密宗内一切即身成佛法之修证皆是大妄语业故。由是正理，余今呼吁一切密宗学人，应先探究自身学密之目的，而后冷静探讨密宗法义是否符合佛法二主要道之真意，然后慎重决定自己之去留，如是方为有智之人也。密宗中人若未读完本书内容，辄先诽谤者，名为无智及情执深重之人也，不知内涵便作评论故。

答：非常感谢萧先生的提醒，作为密宗初学者的我们，在先生的呼吁下又重新检讨了一番自己入密

之动机、学密之经过及密法法义，经过反复认真的研讨、内省，内心深处数数生起对密宗坚不可摧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对我个人来说，冷静深思之后，不但确认自己发心纯正，更坚定地认为密法教义完全符合解脱道与菩提道的真意，而且它的方便及殊胜、快捷之处，任何别乘都无法与之比肩而立。在这种定解的鼓舞下，我发自内心地祈愿：所有已入密者信心皆不退转；一切未入密者于因缘成熟时当能深入密宗教法，正邪之争那时自可豁然明了。

倒是读完先生的《狂密与真密》后，反倒替先生担心起来，也许是杞人忧天吧。作为凡夫，窥测圣者言行的密意是一件不自量力之举，故此处不对先生的密意作任何评价。单就我们能理解的先生之“显意”而言，非常希望先生本人能牢记自己前世的果报——如果轻谤大德已引致堕落为鼠辈的话，没有证据的肆意重毁，其后果可想而知。

这已是三番五次的提醒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还要别人絮叨不已，那就表明自己实在太过健忘。不想再啰唆，下面还是把自己反省的结果一一呈上，以供先生及读者诸君鉴别。

显宗认为成佛之因当在积累福慧二资粮及六度万行上，如此行持之后，最终即可获得与佛陀无二无别之法身及色身果位。密宗之基道果同样强调这些成佛的共因，具体说来，密宗行者当从共同加行入手，一步步登临佛法绝顶。所谓暇满难得、寿命无常、业果不虚、轮回痛苦的共同加行修法，目的乃在于教导修行者舍弃对今生及后世安乐的贪执，并对三界六道生起强烈的厌离心从而欣求解脱。在此基础上再皈依三宝，受持各种相应之戒律，比如居士戒或出家四众的戒律；再进而深入大乘、发菩提心、行菩萨行，以自利利他、救尽天下众生为自己修学佛法之根本目的与行持方向。在这些方面，显密无有任何些微差别！而入密宗之目的，只为能以更快的速度迅捷成佛以报

佛恩并救度无量无边之有情。如果说学密之宗旨乃是为了强身及享受男女之欲乐，那又何必要假冒密宗之名，冒着被像萧先生这样的正人君子痛斥、怒骂的耻辱去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曲线入密”呢？想要享受世间欲乐的话，大可以公开去健身房，或者如萧先生所言，入印度教性力派去求取性爱享乐。我想入密教者还不至于愚痴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先受别解脱戒，然后再入密乘去破戒，还要被人痛骂、唾弃，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想给萧先生讲述一点藏密修行人的功德事迹，请静下心来阅读完毕，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描述他们的词句，诸如破毁菩萨重戒——以邪淫故、成就大妄语业——以一切即身成佛之修法皆是大妄语故，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大译师仁青桑波曾奉阿底峡尊者之命闭关专修，于关房门外的三道门上他贴上了如下之警句：“如果

我心中生起刹那贪恋此世之心念，诸护法当粉碎我头。”而作为西藏施受法最伟大的上师之一的恰卡瓦格西，以自他交换菩提心的力量使得很多麻风病人都得以痊愈。他一生中非常注重菩提心的修持与教授，并且一直热诚祈祷自己将来能转生到地狱，好救度于其中受苦受难的众生。不过临圆寂前的梦兆却暗示他将往生到一个清净刹土，格西因此而感到万分失望。于是他便热泪盈眶地乞求弟子们去祈祷诸佛菩萨，希望此事不要发生，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得以实现……后代的密宗修行人均以他们为自己修习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的榜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密宗行者个个皆不明自己入密之目的，人人都打着密法的幌子而行男女淫欲之道，大家都在自欺欺人、竞相打大妄语，我们也只能为这些真正的妄语者感到莫大的悲哀与痛惜。

因此我们实在找不出萧先生让我们都舍密就显的理由与依据，如果说舍弃了密法，一个人的出离心、

菩提心乃至成佛速度都可大大提升、加快的话，舍弃密法还有一定的道理可言，但翻遍三藏十二部，怕也找不到佛陀对此做过的一丝一毫的授记。我本人虽是一名普通的密法修行者，但也绝非受了什么蛊惑或一时冲动而迈入密宗之门。既如此，当然也绝不会因为别人一句无根无据的话就从密宗中又退出去。很多密宗上师的论著，其可信度与真实性远远大过某些人对之所做的各种浅薄无稽的否定。而且不论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都详述过舍法罪的果报，在畏惧因果及相信佛陀与祖师大德的前提下，我将永远坚持自己的选择。

萧先生也许前世未积累什么福德，故而今世才无缘进入密法，（当然了，先生也可以标榜说自己根本就不屑于与密宗为伍，或密宗行人怎么拉、劝、引诱，自己也依然不为之所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中所说：“小乘人对大乘佛法不起信心，此由前世因缘所定。”同理，布玛莫扎在《镜鬘论》中也论

述道：“无上密法乃具足因缘者，诸如无量劫前勤积二资粮、忏清罪业等个别最后有者之诸菩萨之行境，非是人人之行境，更非劣乘者、未积累福报者、智慧鄙陋者、受生于环境恶劣及恶趣之众生所能值遇。此类人即便幸遇密法，亦无起信之可能。”因此，我们对先生面对密法时表现出的懵懂无知、张冠李戴深表理解、同情。

但萧先生却仿佛不甘寂寞，他又对广大密宗信徒“指示”道：“若必欲留于密宗之内修学佛法者，应俟密宗之法义邪谬修正之后方可修学……”这样看来，先生是准备当仁不让、奋力扛起“修正”密法之大旗了。作一个密法的改革者，这个梦想恐怕先生永无实现之可能，尽管这个想法本身看起来非常诱人。就你现有的佛学水准而言，我们已经论述过了，除了能用一些佛学名相的大帽子吓唬吓唬那些智识不高但又特别喜欢被别人故作高深的词句吓倒的人以外，大多数修行有素的佛教徒都不可能被你那点佛学家底说

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能闭门苦读，等文章、言辞中不再出现明显、幼稚的笑话或常识性错误时，再出来“修正”正法也不为迟。现阶段还是先修正修正自己为妙，否则一定会成为众人批判、耻笑的对境。

空中楼阁不可能长久存世，没有一点密法基础就想来改造密法亦无有是处。一个乞丐整天做梦要当国王，旁人当然不可能剥夺乞丐梦想的权利，但事实自会一次次打碎乞丐的白日梦。如果这个乞丐依然不衡量自己的人格、财力、种姓、智慧，有无可能扫清在奔赴国王宝座的路途上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障碍，还是要一往直前地大做皇帝美梦，那就让他继续做好了，残酷的现实总有一天会使他从梦中惊醒。

很想再问萧先生一句，你的见、修、行、果都有哪些可靠保障让你如此大胆地随意指点江山？是不是你已将自己的话完全当成了密续？如果现有密续都为伪造的话，一个自诩的佛教徒，整天抛开释迦牟尼佛

的教证只知自顾自地滔滔而言，这样的行为在世间智者面前都会显得极不庄严。

把自己当成裁决佛法的审判官，把密宗当成“万恶不赦”的被告，我想时间总有一天会撕下这所谓审判官的面纱，有智无智、有理无理到时自可大白于天下。如果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代言人，那么自身可靠性的依据又在哪里？若自身可靠性的证人还是自己，如此承认则必带来无穷之过失，智者对此皆当三思考察。

其实密宗各大教派的安立都是为了教化不同根基的众生，各派全都有完整的内容与严密的修学次第，正确地循义而修必会有所成就。如宁玛巴的《大圆满心性休息》、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与《密宗道次第广论》、萨迦派的《道果》、噶举派的《菩提道次第解脱庄严论》等，这些修行指南全是智慧的自然流露，根本不同于凡夫以分别念自造的文字。历经

时间考验、无数修行人依而成就的大法甘霖，先生若要另起炉灶重新整顿，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之嫌？如果因前世当过“觉囊法王”的串习影响，非要与各大密宗派别较劲不可，那就如理如法地弘扬自宗好了，用不着一厢情愿地把手伸向所有密宗门下替别人抉择一番。别说别宗了，觉囊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你都未可知。若觉囊弟子认真核对起你的身份，到时不要闹笑话就已谢天谢地了。另外，不知先生还记得不记得，在《宗通与说通》中，你自己曾表达过佛法不应分宗派的主张，怎么翻过脸来就开始痛斥密宗，并对显宗的大多数高僧大德也痛下针砭呢？

先生还断言密宗修法者均破菩萨重戒，并成就大妄语等果报。我们前文已论述过，真正的密宗行者对于善恶因果的取舍非常注重，出家之密宗僧人在守持三昧耶戒的同时，还要巨细无遗地护持别解脱戒与菩萨戒，这一点正如莲花生大士所言：“是故见比虚空高，取舍因果较粉细。”而且密宗行人绝非如萧先

生所言的那样，人人皆会因修持男女双身修法而破戒，因绝大多数密法弟子修持的都是解脱道而非方便道，至于何人可在何种境界下以何种指导思想行持方便道，这已涉及到密法的保密原则，故不在此处宣说。但有一点是可以宣说的，即这种方便修法绝对不像萧先生在众多著作中，以未经灌顶、未得清净传承而后就东拼西凑的文字，用了类似小说的笔调大肆铺排张扬的描写。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原子能可以被人类用于和平事业，诸如发电、医疗等领域，也可以被人类用于杀人一样，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用心下完全可以被人打扮成不同的模样。在萧先生对密法恨之入骨、恨不能斩尽杀绝或彻底改造的心态指引下，这一方便修法被他断章取义般地涂抹成任何颜色、描画成任何形象都不足为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是要再次请萧先生拿出证据：你都知道哪些密宗大成就者或修行人因了双身修法而堕恶趣？请再

列一份黑名单。我并不敢保证所有的双身修者个个都已远离了自相烦恼，但我们又岂可以极个别之败类而迁怒于法本身？况且一些双身修者的境界早已超离凡夫意识思维之领地，这种无法言喻的修行证量怎么可能从一个对密法一无所知同时又满怀愤恨的人的笔下流出？不过此人非凡的想象力倒很让人惊讶，他居然能把自己无中生有的“男女修法”硬加在密法头上，还扯上印度教性力派这样的名词企图抹黑藏密方便道的本来面目。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几个密法修行人知道什么叫性力派邪说，大约只有先生才对之精研很深吧，但为何一定要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强加在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中呢？

老调重弹地问一句，你在觉囊派中出家时修没修过双身修法？如果修过，现在就不要乱嚷嚷，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没修过，那也不要乱嚷嚷，自己没有实修的验相，又如何得知别人的实修境界？

至于密宗可不可以令人即生成佛，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看法得以产生的前提却必须是：自己懂得密宗教理，并愿按照密法闻思修之次第在具德上师的引导下一步步稳固进修，否则所有的评论都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做过法王的人想必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再次感谢萧先生，给了我一次机缘让我重温自己入密之动机，并借此机会阐释密法大义。为表达感谢，想对先生及其追随者提一些建议。固执己见可能不能带来什么真正利益，因此希望先生能认真阅读阅读密宗典籍，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蜻蜓点水、囫圇吞枣，然后就好为人师、到处扮演佛法领袖的角色。

如若你不接受这条建议，那就祈盼你的弟子能静心思维我的话：当年未生怨王也曾依止过恶知识，但他后来悬崖勒马又皈依了佛门，并重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如果是真正的善知识，当然值得我们生生

世世恒时依止；如果经过观察发现自己以前信赖的师父其实只是一个佛法骗子，此时再继续依从他，那就只能表明自己的愚昧与盲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可以不采纳我的想法、建议，但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冷静权衡、再三思索！

萧平实说：以观想之法消除罪障及供养诸佛，实乃密宗独有之妄想也……若观想还债即可真正还债，则一切人造恶业已，如是观想之后，债即可还清，如是简易消除业障之法门，释迦世尊绝无可能吝惜而不宣说，然终未见世尊曾说此法。若观想之事即是真实，可以成真，则观想能力较强，亦可藉观想之法，将他人之福德据为己有；则诸佛亦可观想其一切弟子皆成究竟佛，则诸弟子不需勤苦修行，只须多多供养于佛，讨佛喜欢，由佛观想弟子已成究竟佛道即可……如是“供佛”若真实能供佛者，则八地菩萨之二大无量数劫勤苦修诸三昧，即属多余；亦应佛与诸

菩萨皆常传授如是大利行者之法，不应吝惜，而竟未见世尊教授此一胜法，要待密宗诸未见道之古今祖师传授此法；是耶？非耶？

答：萧先生认为“以观想之法消除罪障及供养诸佛，实乃密宗独有之妄想也”，这种观点的得出，一方面说明先生其实并不像自己弟子评价的那样“深入经藏”、饱览经卷；一方面也说明先生始终将本人的言谈、修证境界当作判定一切佛法现象的准绳这种作风，业已发展到蔑视经教、完全抛开、无视释迦牟尼佛教言教法的地步。这种评价绝非言之无据，相信读者看了下文的分析后自会得出公正的结论。

显密大乘佛法的一切修证法门，其理论依据都是“三界唯识，万法唯心”，这一点想必一直“弘扬”如来藏及唯识学思想的萧先生应该不感陌生。在身口意三业之中，身与口的行为属于无记法，而意业则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恶意与善意带动下的身口之行为

才能成为相应的恶法与善法。元朝中峰和尚就说过：

“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另外，下面的这首偈颂大家可能早就耳熟能详，它讲述的依然是以心忏罪的道理：“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一切坚信般若空性之理的佛教徒，无不承认万法包括罪业等的本质空性，以心而幻造，以心而空之，只有那些一切执实的人才会以为不论供养还是忏罪，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三轮体空，所有这些行为举止都得抓住我与我所，否则就太简单省事，也便宜了欲行忏罪与供养之众。

而《宣说四法经》中则云：“弥勒，菩萨若具四法则能压制所造所积之一切罪业。何为四法？即厌患对治力、现行对治力、返回对治力、所依对治力。厌

患对治力指若行不善业则多生悔心；现行对治力指虽做不善业，亦极为精勤行善；返回对治力指真实受戒后获得不再造罪之戒心；所依对治力指皈依佛、法、僧三宝与不舍菩提心。”

正是在上述以及众多经论、教言的指导下，密法中才出现了那么多极具加持力及清净传承的观想忏罪等殊胜、方便之法门。而且这些方便法绝不是密宗所独具之修行捷径，更谈不上是密宗“独有之妄想”，显宗经典中也早就有了释尊亲口宣讲过的同样修法之详述，如果萧先生硬要将观想修法罗列在密教的邪法分支之中，则先生本人是否也彻底地将显宗佛法、将释迦牟尼佛统统都打入妄想邪法以及大妄想者的行列？因世尊在多种显教经典中都广为介绍、弘传过此种法门。如《德藏请问经》云：“何人作合掌，观十方诸佛，顶礼作供养，随喜诸福德，忏悔诸罪业，祈祷转法轮，祈请不涅槃，彼之福德量，恒时遍虚空。”对此段偈颂中的“观十方诸佛，顶礼作供

养”等内容，如果按照萧先生的理解，是不是需要行者一一来到十方诸佛面前顶礼、供养、忏悔、随喜、请转法轮等等？除了极个别如先生一般的大成就者之外，大多数修行者面对这样的修法要求，岂不要望而却步？离开观想，请先生为大家想出一种不属妄想之法的“新想法”来。有关此种修法的详细说明，诸位可参见《普贤行愿品》，那里面的观想修法已远远超越了属于“密宗独有之妄想”的观想忏悔、观想供养的领地，其观想的范围几乎涵盖了佛法一切积资忏悔的领域。

又如《十方广大经》云：“谁人若欲忏悔净，身体端直观真义，真实义中观真义，若见真义则解脱，此乃殊胜之悔净。”《三摩地王经》中也说：“散步安坐站立卧，何人忆念能仁尊，本师恒时住彼前，彼者将获广大果。”此经又云：“身体宛若纯金色，世间怙主极庄严，何者之心专注此，菩萨彼者即入定。”而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佛陀则完整、

细致地阐述了观想佛之相好能灭除重罪、观像与观佛自身等无有异等观点，并对具体的观想礼拜、供养之修法以很长篇幅做了完整介绍。下面就从这部殊胜佛经中摘录一些片段以供读者参照，目的就是让大家看个清楚明白，到底是密宗独辟邪径、发明了观想妄法，还是某些人自己智识浅薄、在根本未深入经论的前提下就急急忙忙、别有用心地抛出自己的妄见。在是与非面前，释迦牟尼佛的教言，毫无疑问是唯一也是最可靠及最后的判定标准，如果我们还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那就必须在世尊教诲与某些人个人的分别念之间做出选择。（不管此人都给多少人印证过其修证境界，也不管此人歪批过多少祖师大德，俨然自己的修证层次早就凌驾于这些未见道者之头上。）你是要听世尊的话，还是要死心塌地跟着违背世尊教言的人跑？既然这个人整天都在高喊、教育你们应该“依法不依人”，那就对照着下面的佛法，自己好好抉择一番吧。

此经《六譬品第一》中云：“佛告父王，如是如

是。未来世中，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及与一切，若能至心系念在内，端坐正受观佛色身，当知是人，心如佛心，与佛无异。虽在烦恼，不为诸恶之所覆蔽，于未来世，雨大法雨……佛告父王，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以是心故，能得三种菩提之根……佛告大王，诸善男子及善女人，系心思维诸佛境界，亦能安住诸三昧海，其人功德不可称计，譬如诸佛等无有异。”

《观相品第三之二》中云：“若我灭后佛诸弟子，舍离诸恶，去愤闹相，乐少欲法，不务多事，昼夜六时，能于一时，于一时中分为少分，少分之中能须臾间念佛白毫，令心了了，无谬乱想，分别正住，注意不息念白毫者，若见相好若不得见，如是等人，除却九十六亿那由他恒河沙微尘数劫生死之罪。”

《观像品第九》则云：“佛告弥勒，阿逸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灭后多有众生，以不见佛作诸恶法。如是等人当令观像，若观像者，与观我身

等无有异……若有众生观像坐者，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未来值遇贤劫千佛；过贤劫已，星宿劫中，值遇诸佛数满十万，一一佛所受持佛语，身心安稳，终不谬乱。一一世尊现前授记，过算数劫得成为佛。”

又经中《念十方佛品第十一》中说：“云何供养？是人出定入塔见像念持经时，若礼一佛当作是念：正遍知佛心智无有限碍，我今礼一佛即礼一切佛；若思维一佛即见一切佛，见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为礼，皆是己身。若以一华供养佛时，当作是念：诸佛法身功德无量，不住不坏湛然常安。我今以华奉献诸佛，愿佛受之。作是念已，复当起想：我所执华从草木生，持此供养可用拟想。即当作想身诸毛孔，令一毛孔出无数华云，以此华云运想拟意供一切佛。一一佛上化成华台，诸佛受之，于十方界施作佛事。供养香时亦复如是，香烟香云于十方界施作佛事，作佛事已还成金台在行者前。若凡夫人欲供养者，手擎香炉执华供养，亦当起意作华香想，当发

是愿：愿此华香满十方界，供养一切佛、化佛并菩萨、无数声闻众，受此香华云以为光明台，广于无边界无边作佛事。礼佛若坐禅，起是供养心，常当发是愿。缁盖幢幡音乐偈颂，当作是愿：我今设此少分供具，愿此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诸佛。诸佛受之，于幢幡中化光明云，于伎乐中偈颂之中演妙法音。作是愿已，坐时应想：令身毛孔一一孔中，作无量幢幡想，一一幢幡中作无量偈颂想。作是想时，心如香炉，流出金色香烟香云；身毛孔中如好华树，踴出阿僧祇无量杂华云。是诸华云于十方界诸佛之上，化为一切诸供养具。尔时当于身心分中，起一切供养具想。若得饮食、若施人一钱，当起空无我想檀波罗蜜。如是等无量供养，皆当起心从心想出，供养十方一切诸佛，是名坐时功德从心想海生。如是坐时，入深禅定无量境界诸三昧海，但于心中，出息入息、念念想想，相续不绝。于一心中运其心意，作无数供具云，上供诸佛下施一切，作是念者名学普施。此想成时，渐渐减

消诸烦恼结。观想无相无相力故，当得甚深六波罗蜜多。”

以上所引即为《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有关观想的部分内容，从这部显宗经典中，我们当可看出观想法门是否为密宗独创之妄想方便法门。如果萧先生阅后又要想方设法痛斥此经为密宗祖师伪造之续部经典，我们也只有无话可说，因该说的话早已说尽了。

为加深读者印象，使大家都能在佛经中找到真正的依止处，下面再不惮啰唆引用两段经文，以帮助大家明白到底是谁在妄言、妄想。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云：“佛告阿难，谛听谛听……我今当说其忆念法……当学是观……一一华上有一玉女，颜色红辉有过天女，手中自然化五箜篌，一一箜篌，有五百乐器以为眷属……于象牙上，诸池玉女鼓乐絃歌，其声微妙，赞叹大乘一实之道……是名始观普贤菩萨最初境界。”佛陀又于《般

舟三昧经·行品第二》中说道：“佛言：专念故得往生，常念佛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巨亿光明彻照，端正无比……”

既然如此众多的显宗经典都在讲述观想灭罪及供养的法门，再将之列为密宗独有的“妄想”法恐怕就有失公允，至少也应将其定罪为显密共有的“妄想法门”。我们已经领教过先生的密法修养，想来作为被弟子们称道的善知识及“深入经藏”的典范，显教基础理应具备一点吧，谁知又是这个样子！

其实，密宗行者的观想忏罪绝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属于明知故犯、事后临时抱佛脚般的投机举动。他们在守持三昧耶戒的同时，亦受持严格的别解脱戒与菩萨戒。若违反别解脱戒及菩萨戒的戒条，则需要依照羯磨法来忏悔干净；至于三昧耶戒的违犯，则更非仅凭形式上的观想就能忏悔并恢复好。而观想忏罪的应用，主要是依四力来清淨阿赖耶识中以往所

造罪孽的种子习气。而“造恶业已，观想后就可还债”这样轻飘飘的话，经论中从未说过，因为若属故意造罪，即便如何观想，这种投机取巧的忏悔方式也无法使所作罪业彻底消除。

萧先生还说“终未见世尊曾说此法”，这也许是孤陋寡闻所致，除了上引教证外，佛陀尚于《禅秘要法经》中阐述过以观想法消除业障的问题。这种观想并非一蹴而就，凡夫也不可能借助一次观想就位登佛地，这其实与念佛求生净土的道理没有两样。对此感兴趣者不妨参阅《禅秘要法经》，以与我们上文的分析互为借鉴。

至于“若观想之事即是真实，可以成真，则观想能力较强，亦可藉观想之法，将他人之福德据为己有……”则真真切切是投机心理之绝佳写照。佛法修证尤重发心，正所谓：“亏损失败我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藉观想之法觊觎他人之福德，此种动机

早已违背了佛陀教法。推己及人若从设身处地这方面来讲，原本是一褒义词，但萧先生此处把骨子里损人利己、只能导致修行人堕落三途的恶意妄加在并不具备这一恶意的密法行者身上，就令人不知其用意、本怀、居心为何了。

再说“则诸佛亦可观想其一切弟子皆成究竟佛，则诸弟子不需勤苦修行，只须多多供养于佛，讨佛喜欢，由佛观想弟子已成究竟佛道即可”，这种看法着实有些可笑，因它纯属以凡夫俗子之心态来推测诸佛及菩萨之境界，这样做的结果与那个流传颇广的笑话倒产生了同一效果：一个乞丐极尽梦想之能事，依然无法揣测到国王早餐会吃什么，恰好此时别人施舍给他半根油条，于是他感慨万千地说：国王的早餐一定是满满一盘油条。上文的论断便也具有这种乞丐的梦想特质。

首先，诸佛皆具有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能现量

观照一切情器世间。具体说来，如所有智是了知诸法本性皆为空性大平等的智慧；尽所有智可了知显现的万法所各自拥有的作用及其差别。因此佛根本无需观想，在其自现境界中，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大千世界尽为清净刹土。而本具圆满佛性的众生，却由于各自的业力而显现为六道凡夫，且因缘果报互不混杂。

如此说来，有些人可能又要振振有词地反驳了：既然因果各自承当，谁也替代不了，那么观想忏罪或供养又有何用？对此我们回答说：诸法皆依因缘而生，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亦不例外。尽管佛的慈悲与智慧无量无边，但对无缘度化的众生，他依然不能拔苗助长、越俎代庖般地替其消尽业障、替其成佛。对我们这些修行人来说，值遇佛陀、闻佛说法或有幸生在其教法尚留存于人间之时，都可谓是修行的增上缘，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亲因缘，否则佛陀岂不沦落为万能的上帝一类的角色。这一点正如佛自己所说：“吾为汝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

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显密修学者的观想就绝不会采取懈怠投机的态度，也绝不会只观想“多多供养于佛，讨佛喜欢”，更不会奢望佛陀会观想自己已成究竟佛道，任何一种真正的观想修法中都从未有过这些提法。

不过，这种说法对观想行者倒构不成任何具本质力量的讽刺，它却有些诬蔑佛陀的味道洋溢在其中。因人天导师早已断尽二障，圆满了福慧二资粮，还要说他贪图凡夫的供养、讨好，这无异于在说佛陀依然摆脱不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佛陀之所以接受各种供养并赞叹其功德，无非是给众生提供种福田的机会。佛弟子们极尽供养之能事，亦是要借此机会断除自己对财物的执著，同时与佛结下善缘，于心相续中种下解脱的善根。佛弟子必须以清净信心忆念佛陀功德，同时祈请诸佛本尊加持自己忏净业障，靠着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再加自己恒久不退的清净心念、对十方三世佛陀坚定不二的诚挚信仰与祈祷、对自己

所造罪孽的真诚、痛切忏悔以及永不再犯的勇气与实际保证，最后再加对万法本性的理性认识与次第增进的实修体验，一个修行人绝对可与诸佛的无缘大悲相应，并决定得到他们的加持，自己的罪障云何不能忏悔干净？如果将罪孽当成实有不灭的实体，则佛陀也成戴罪之身。当亲因缘与增上缘互相合和而发生作用的时候，相应之果报一定现前（当然其中亦需要等无间缘、所缘缘等条件聚合）。这个道理原本也不难理解，何以一应用到密宗的观想法门上，萧先生就不以其为准绳了呢？在他眼中，密宗弟子个个善于钻营算计，只知超捷径、走旁门。在这种偏见误导下，他甚至把佛陀也当成了与密法行者沆瀣一气的一丘之貉，居然在收了他们的供养后欣欣然欢喜无比。这样看来，是否只有先生一人秉公执法，严厉追讨众生所欠下的一切业债，并永远都把这些罪过实执起来？

有一则事例非常耐人寻味，从中即可让人品味出因缘的复杂、信心的重要以及上师的功德，而后两者

对观想的成功与否无疑有着重要影响。

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瑜伽上师有次在讲法时，发现一人正用石块打狗，上师便喊着“痛啊痛”而后就栽倒在法座上，而那条被打的狗却安然无恙。于是有弟子就认为上师喊痛纯属假装，上师知晓他们心中都作何想，便将背部展示给他们看——与那条狗遭受击打的部位相同的地方已高高肿起。上师的的确确是在代狗遭受石块的痛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修行人真的能以自他相换的观想法门代某些众生受苦，但他却无法使因缘不具的另一类众生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只有露出背部才能让这些人相信事实的力量。不过，无数密宗修行人以观想法而忏清罪业并迅速积累起广大资粮的事实，可能依然无法使萧先生相信与面对，那就只有等到某一天，当他也不得不用到此观想法门以忏罪积福时，那时再请先生给众人讲一讲观想的切身体会吧。

先生不仅认为观想忏罪无异于自欺欺人，同时也认定观想供养亦达不到供养的作用。照这种观点来看，似乎佛只接受真实供品，除此之外的一切幻化供品皆拒不纳受。但稍一思索大家就会发现，此种论调明显与我们上文引用的所有经教直接违背。若此说成立，则供品真实，所供之佛亦需真实才符合逻辑。若不如是，则以真实供品供养木雕、泥塑之佛像，真实供养之功德又从何而来？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所谓“真实”的释迦牟尼佛早已于两千多年前示现涅槃了，若不对着泥雕木塑的佛像供养，后人就无法行一切供养之行为。而每一个在佛像前献上供品的人，我想也包括萧先生在内，恐怕绝不会以为自己是在给一块木料或一团泥巴奉上供养，哪个不是把眼前的佛像观想为真实的佛陀本身？这不是观想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把显现上非真实的佛像观想为真实的佛陀，与之相同，人们又为何不可以把观想的供品供养给诸佛菩萨？他们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难道还不能接受我

们以诚心观供的一切物品？如果不能观想供养的话，就请给大家再找出一位真实的佛陀来，以作众人供养的对境。

况且几乎所有的经论都强调供养十方一切佛的功德与必要，而对所有凡夫而言，别说十方诸佛，我们连一个佛都不可能现量目睹，仅能凭意生定解而观想供养。不这样做，众生何时才能断尽贪欲，并迅速圆满成佛所需之资粮？我们眼前有现成的供品，同理，十方世界中皆有无量无边之供品，行者以意观而供养诸佛，必然应理。既然万法皆由心造，那么以幻化的心再幻化出无数供品供养并非实有的、特异于众生的佛陀，这在教理上决定行得通。

不仅观想供佛，随喜功德、回向功德以令众生皆入佛道等行为都可为行者带来无边利益。若非如是，则前文所引经典尽皆变成妄语。

萧先生又讲：“如是‘供佛’若真实能供佛者，

则八地菩萨之两大无量数劫勤苦修诸三昧，即属多余……”这依然是以凡夫之心揣议圣者之行。不论显密，其经典中都讲述了观想供佛原本就属真实供佛之举，但却从未有任何一部经论提到过八地菩萨只需观想供佛即可替代两大阿僧祇劫之勤苦修行这一观点。又比如真实念经、真实礼拜、真实布施、真实爱语、真实同事、真实利行、真实持戒等一切真实行持，大小乘经论中都广宣了它们的种种功德利益。若按照先生的观点进行推理，则只要行持如上所述之任何一种行为，自此之后便不再需要精勤修持别的任何善行，因此种修行已是真实修行之故，已能以此功德上供下施、自利利他之故。但我想这种观点除了萧先生本人认可以外，读者在所有的显密经论中都不可能找到类似的教证理证。“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的修行理念，才是菩萨应共同遵守的实修准则。况且不说八地菩萨，位登初地之后，其成佛时间便不可一概而论。老是用两大阿僧祇劫的统一时间去

硬性要求所有根性不同的修行人都一一就范，未免太生搬硬套了一些。这种错误其实与只抓一种所谓的真实修法、不及其余的做法性质相同，都太绝对，也太简单、武断。《大密方便经》云：“证一地后，若欲成就者，七日便能成佛。”《楞严经》也说：“不历僧祇获法身。”《摩诃止观》同样阐述道：“利根者圆教下一生顿超十地。”而《法华经》中则言八岁的龙女因献上宝珠，刹那间便成相好圆满之佛，且立即前往南方无垢世界，坐上宝座为众生说法。如果龙女也得历经无量数劫勤苦修诸三昧方得证果，先生是否还得亲往南方无垢世界将其从宝座上拉下，以令再回炉以重新补上所缺之修炼时日？

故对佛法理应圆融观之，如果妄加执著、取舍、非议，怕皆不能通融佛法大义。《诸法摄要经》云：“文殊室利，若有人思维佛说之法中，或为胜妙，或为不胜妙，则彼舍正法也。若说此法为应理，彼法不应理，则彼舍正法，并已诽谤善逝，诋毁僧众也。”

既然观想法门乃为佛陀亲口宣说于诸多经典中，则萧先生对之进行的大加鞭挞当属何种行为也就不言而喻了。妄想、妄议八地菩萨之境界，又舍弃正法、诽谤善逝、诋毁僧众，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请其追随者慎重思索！

萧先生又云若观想法门为佛门正法，则佛与菩萨应大力弘扬，但终未见诸佛菩萨不吝赐教，故此法门当属妄想之法。其实我们已经引用过佛陀的教言了，面对白纸黑字的佛经，还看不到佛菩萨一直在大力弘扬此观想法门，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先生目不识丁，要么是在说大妄语。另外，此处之论断还说明先生以偏概全的老毛病再次复发。因佛陀说法皆是对机而言，面对不同的所化众生，他分别敷演了三乘教法。同样，佛陀一方面广宣了观想忏罪、除障积资之理，一方面又开演出无量别种法门。任何一种法门，不论它有多么殊胜，都只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种而已。如果一种宗派之殊胜竟成为了剿灭他种派别之理

由的话，则古今所有大德所造之论典皆属多余，因已有经部故。诸佛菩萨绝不可能简单化到如此地步，只不吝赐教一种修法以彰显其正确与善妙。这种作风只能属于像先生那样的“孤子”所堪拥有——除了自己会下的人以外，别的佛教徒皆不明正理、不得开悟；除了自己弘扬的法门外，别的宗派个个都有问题、都非纯正佛法。

行文至此，终于有些明白萧先生在《邪见与佛法》中所说的那句话的用意了——“但我要向大家请求：‘尽量要印我的书。’”印自己的书，无疑是和剿灭密宗——从观想到即身成佛的所有法门、理念与实修窍诀——紧密相关的。灭了别人的，即就是不印自己的书，这天下依然是自己的。

不过坦率地说，这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一个妄想：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顶乘佛法。若想以佛法的名义来玷污它，除非你先灭了佛法。

萧平实说：末学诸书中所评论之诸方显密法师居士，若欲作佛法第一义谛之法义辨正者，末学敬谨接受指教……须依天竺法施无遮大会规矩……若提出之宗旨堕于负处者，必须自裁以示负责，若不自裁断命者，须礼胜出者为师，亲随此师受学，直至获得见道印证方止，并须公开宣示：终生不违佛法，终生不违师命。

答：一个不信仰佛教、不懂佛理抑或不了解佛教历史的人士，看了上面萧平实先生发出的充满血腥味的辩论檄文后，一定会大惊失色道：天哪！佛教的辩论怎么这么可怕？居然要求失败者自裁以示负责！这种残酷行径在全世界任何一种现代正规宗教的辩论中都绝不可能出现。许多世间智者可能也会议论纷纷：佛教怎么这么霸道？它不是一贯标榜慈悲与智慧吗，难道慈悲就体现在辩论失败者必须自裁、智慧就体现在失败者必须臣服于胜利者之上？如果真理完全以君

临天下的态势压服、恐吓、威胁弱者，这样的真理早已负有它作为真理理应服务于大众、帮助大众从愚昧与黑暗中走出的使命，因它本身已变成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黑暗力量。

不知萧先生听到众人的反映后又作何感想？你一直都以末法时代的弘扬正法者自居，但当你不负责任地以近似疯狂的态度，把经自己歪曲过的佛教史上无遮辩论大会的规则向世人散播后，人们是会因此而走进佛教，还是被你的言辞吓倒，以致对佛法生出邪见，请你这个自诩为在歪理邪说遍布天下的危难时刻，挺身护持佛法第一义谛的卫道士仔细权衡权衡。

可能先生并不清楚天竺无遮大会的具体历史背景，故而才妄想把当时的辩论模式生搬硬套到 21 世纪的今天。要知道当年的辩论规则针对的皆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为了决定外道与内道何者有资格留存于世而定下的，它根本就不适用于佛教徒内部之间的辩

论。在几千年的佛教发展历史上，内道的任何一个派别都未曾宣称过辩论需以参加辩论之人的生命为代价而进行，佛陀也从未做过这样的辩论要求。而先生在当前这样一个民主开放的时代大气候下生硬地搬出这种辩论方式，只能说明两点事实：一、先生把自己当成了外道从而欲与天下佛教徒为敌；二、先生把除自宗以外的所有显密宗派皆看成外道，并进而要与之血战到底。想来先生不会承认第一种分析，因如此一来岂不是自己把自己踢出了佛教大门，这还怎么可能实现其弘法利生的宏愿。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认真闻思过一两年佛法的小扎巴，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先生彻底打败，因他实在是不堪一击，尽管外表上硬要装出一副天下无敌、所向披靡、人见人怕的模样。对普通凡夫而言，人见人怕的对境只有一个，那就是恶魔。如果碰到的是真正的善知识，乃至佛菩萨，人们欢喜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惴惴不安到担心自己会丧生失命或

为世人所耻笑的地步。而对正信佛教徒来说，只要有教证理证及牢靠的闻思修做靠山，任何恐吓、威吓都无济于事。

首先要告诉先生的是，佛教自古及今的发展绝没有否定过辩论的作用，但所有经教及祖师大德的教言都明示：辩论必须以清净发心来进行，目的只为讨论教义、辨析疑难、深入佛法、破斥外道与邪说，根本不是为了抢占山头、剿灭别宗、树立个人权威、让别众都臣服自己、自己充当所有人的导师……同时在辩论过程中，也不能固执己见、恶言相向。我想大家都明白，各宗各派的安立，都是为了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并非源于各自的分别执著。就像当年的印度佛教，声闻就分为十八部派，且部派之间曾就无我等见解以及对戒律的理解，甚至包括法衣的长短进行过激烈而旷日持久的争辩；大乘佛教兴起后，中观应成派的月称论师与属于唯识系统的月官论师也就自空与他空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辩论；而在汉传佛

教历史上，宗门与教下、禅宗与净土、禅宗的顿渐二门、天台的山家与山外等等不同派别、观点之间都曾有过非常精彩的辩论往还。但所有这一切无不是智者的三大游戏（讲辩著）之一——佛陀早就对十八部声闻做过授记：皆是佛教，随学其中的任何一部都能获得解脱。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处理问题之方式，就像他们认为显宗、密宗势不两立一样。不过佛法就是这么圆融，否则佛陀也不会在《文殊师利请问经卷下·分部品第十五》中这么说了：“佛告文殊师利：‘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诸法住。二十部者并得四果，三藏平等无上中下，譬如海水味无有异。’”而两位中观论师的辩论则使得众生全面深入地理解了自空与他空只是揭示法界本性的不同反体，究其实则一味一体，都乃成佛的津梁；汉传佛教亦通过辩论而互相理解、互相融合，并出现了许多相互通融的修学模式：如教宗天台、行遵律仪、修归净土；或教宗华严、行修依禅；又或者禅净双修、台净双修

等等等等，为末法时代欲求解脱的众生提供了可供多重选择的通向解脱的门径。

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宁玛、萨迦、噶举、格鲁、觉囊等教派，以及其门下可以划分出的更小的派别，在培育僧才时都特别强调讲辩著这三方面，它们互相间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起的辩论的确可谓针锋相对、长时不衰。但究竟言之，各派祖师大德皆一致公认，一切教法都是清净、殊途同归的正法，只是为接引不同根性的所化弟子，使其坚定求法的方向，才在显现上示现了一番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真正的大成就者全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他们之间永远都在互相赞叹对方的功德与事业。比如宁玛派的全知麦彭仁波切与格鲁巴的扎嘎格西，两人就曾有过很激烈的书面辩论，但后来二人却对对方的行为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他们最终的观点实无任何本质差别。

在当前这样一个群魔乱舞、邪见纷呈、斗争频起

的末法时代，佛教各宗派更应该在团结和合、求同存异的大前提下，提倡如理如法、有理有节的辩论，以廓清迷雾、破除外道邪说。各宗各派都应在不诽谤并旁通别家宗风的基础上，专弘自宗的教法或自他相融的法门。若乱起纷争、相煎太急，必然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自灭，只能人为加速佛教的灭亡。此种景象不仅每一个佛教徒都不愿看到，想来也不会是萧先生的初衷，因先生本人在《宗通与说通》中还提倡过教派和合。既如此，那就希望先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至少现阶段不要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广大佛教徒的眼目中。古往今来的诸多大德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现在某些人却以自裁相标榜来玷污、歪曲佛法辩论的旗帜，是耶？非耶？相信人心自有公道。

再回到天竺无遮大会的题目上来。若欲按照无遮大会的惯例与萧先生辩上一辩，似乎是一件不可能

实现的奢望，因选谁当裁判都成了一个大问题。他自己说过：“现在佛教界自从广钦老和尚过世后，所有的法师、居士不是落在常见就是落在断见，你找不到真正的佛法。”而他认可的一百五十余位明心见性者又都是自己门下的弟子，唯一的一位会外人士也是因读了自己的书而开悟的。这样看来，无遮大会所要求的裁判必得辩论双方共同承认的这项条件，因先生并不认可自宗以外所有仍健在的法师、居士而得不到落实。

而且别宗统统都是断常外道，那么无论怎么辩论、辩论的实际结果如何，以佛教正统自居的先生无论如何都可确保自己的常胜地位。这种一厢情愿的无裁判（或者萧平实先生本人即是裁判）的辩论，喊得再凶，再怎么以人头担保、名誉作证，也都没有任何进行的必要。再者说来，当前别说佛教内部应团结互助，就是与别的宗教门类也应该和平共处，它们即便是外道，也不能再采取古印度当时的做法，因现今之世界环境

已大不同于往昔，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主旋律。只要不是祸国殃民的邪宗邪教，都有权利存在于人间，它们的发言权绝不能被某些自命为真理代言人的所谓开悟者剥夺。即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佛陀也从未如此霸道地命令非佛教徒，更不用说佛教内部不同层次的信教者，要么以自裁之方式谢罪，要么全部改宗某一唯一究竟之见解。故而先生的这种作风确实让人不明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传承？互相之间的法义辩论有必要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吗？这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举动背后的炒作动机。

这样一来，所谓的“若不自裁断命者，须礼胜出者为师，亲随此师受学，直至获得见道印证方止”，也只是貌似公允而已。因全天下之佛子已不可能胜出此位自诩能为别人印证之“大悟者”，若不愿白白牺牲生命，又不想屈膝人下、甘愿为奴，那就只有保持沉默，否则一定会被萧先生痛下针砭，搞不好还要被

他一头臭骂，栽赃上无数罪名——从普通外道一直到性力派，这样的辩论结果有谁愿意承受？所以先生自然可以在一场——自己担任裁判、自己以佛教正法护持者自居、论敌皆是外道或打着佛教旗号实则不入大乘见道位之凡夫——这样的辩论中不战而胜。

但我们要正告萧先生，不要把别人的大度、谦和、忍让当成是软弱可欺，不要把别人为维护团结之大局而采取的低调处理方式理解成对方因未掌握真理而自甘认输、低声下气。自己的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只代表你不具备应辩者应具的基本涵养，千万别以为别人不吭声就都是哑巴或者怕你。鲁迅先生有句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而纵观你的全部著作、言谈，人们发现先生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这两样。

单纯就外表来看，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辩论有时也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因为各宗派都不以消灭别宗为目的，大家只为取长补短、共同解脱，所以各派

都在辩论中日益壮大成长起来。时至今日，宁玛、萨迦、格鲁、噶举等派的辩论风尚依然清净无染且兴盛不衰。就以我所在的五明佛学院为例，建院至今二十多年来，大经堂内每天下午都会聚集起几百名喇嘛，他们就中观、般若、俱舍、戒律、密法等佛法内容往往要展开长达几个小时的辩论，甚至夜幕低垂时也能听到经堂内阵阵慷慨激昂的演说声及清脆的击掌声。这些喇嘛在辩论时从未想过什么自裁、礼师的事，嗓门响亮的同时，心个个都很谦虚、包容。

现在，我要郑重地向萧平实先生发出辩论的邀请了，请你找出真正懂得佛法大义的裁判，带上他，再带上你的弟子，欢迎你们到学院来，欢迎你们就佛法的任何问题与学院的喇嘛们认真展开一场场辩论，我们在学院的大经堂随时恭候你们的到来。而且我们的辩论不需以先生的生命为担保，也不需要先生一辈子臣服我们。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原先自拟的条件，那我们也只有接受，尽管佛陀从未提倡过这种辩论方式。

为保险起见，我会从众多闻思佛法不到两年的小扎巴中选出几个与先生对阵，绝不拿学院那些老修行、老堪布为难先生，因为我想一个粗通佛理的小扎巴就已足够应对先生。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故作高姿态，相信未来辩论场上发生的一切自会让天下佛教徒看个明白。而且你的所有著作都是你本人佛学家底的大曝光，两军对垒之前，就已让人看清了你的实力与水准。还是那句话，除了糊弄糊弄智识不高者，智者只会对之生起强烈的厌烦心。有时一个人若太让人讨厌，远离他、不理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自取清净之道。但假若此人反而自以为得势，别人都怕他、敬畏他，并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表演，那时就需要有人来清场了。

先生还扬言：“或予回应，或不予回应，皆保留民事刑事之追诉权。”辩论辩论居然扯到打官司上来，可见先生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那么你对那么多高僧大德的肆意诋毁算不算恶意诽谤、恶口中伤？自

己容忍不了别人一点一滴的回应，唯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到底还是不是佛教徒啊？？？当然了，你自己说过失败者得自裁以示负责，如此公开以人命相威胁，若真要闹出人命来了，脱不开民事刑事责任，恐怕还得是先生自己。

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自己的文章中笑话迭出了，这一点任何一位拜读过先生大作同时又初具佛学常识，或虽不信佛教但却品行正值、颇有智慧的人士都可以看出来。不仅在有关无遮大会的历史知识方面漏洞百出，更在众多佛法领域丑态频现。一一列举出来既无必要也无时间，如果先生每日都以挑别人莫须有的罪名、过失为己任，整天都把目光盯在一切显密宗派（除去自宗而外）“左道性”的论证上，我们只能对先生说：实在无法奉陪，因我们不可能天天与你周旋。做了我们该做的，剩下的就是先生自己的事——继续谩骂、继续喋喋不休地论战、继续在无有教证理证的前提下自解佛意或另创新说，又或者自裁、礼

师，抑或重整人马、卷土重来，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只有两个字回答先生——请便！

一个人如果自己发心不净的话，那么他看所有人人都不会清静，那些欲与天下人为敌的“孤子”往往就具有这种心态特征。但可笑的是，这些“特立独行”者经常意识不到自己在人群中的尴尬处境，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并进而自命为拯救天下烝民的救世主。因此非常希望先生能好好品味一下《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的这几句话：“若生垢恶不善心者，若有毁犯佛禁戒者，见像纯黑犹如炭人。释子众中五百释子。见佛色身犹如炭人。比丘众中有一千人，见佛色身如赤土人。优婆塞众中有十六人，见佛色身如黑象脚。优婆夷众中二十四人，见佛身色犹如聚墨。如是四众各各异见。比丘尼众中有比丘尼，见佛色身如白银色，优婆夷众中有优婆夷，见佛色身如蓝染青色。如是四众观佛色身所见不同。”这段经文明示我们，即便面对的是真正具无量功德之

圣者，但在有强烈烦恼的凡夫眼中，他们也不过是充满各种不尽如人意之缺陷的普通人士。就像此经中所云，连万德庄严的佛陀也会被某些四众弟子观如纯黑之炭人。其他经中则记载道：阿难看佛具足相好，但外道能圆却观佛陀具足九种丑相。此种现象依然在向我们昭示，自己修行没到位的那些人反而特别能挑别人也许根本就不具备的所谓缺点，正如俗语所说“丑人多作怪”。特别是在当前的末法时代，众生障垢愈加深重，见到善知识也会觉得对方处处都是毛病，浑身上下没一样素质超得过自己，哪里还谈得上以清净心只观别人之功德，唯观自己为凡夫。恐怕在在里面，很多形象上的修行人都已把自己当成当今时代唯一扛起佛法大旗的擎天柱了。

似乎已预见到这本《破除邪说论》即将完稿，故而心情也格外轻松起来。收尾之时，感到有必要顺带再破斥萧平实先生的一个观点，以作本文圆满的句号。

记得在其著作中，先生对古今中外的众多南传、汉传特别是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在家居士，都指名道姓地进行了大肆批判，给其罗列了常见外道、断见外道、性力派邪说、各种邪见持有者等种种罪名。印象中他批斗过的人都包括：智者大师、宗密禅师、月溪法师、昙鸾大师、惟觉法师、宣化上人、袁焕仙、南怀瑾、黄念祖、王骧陆、元音老人、净空法师、净慧法师、果醒法师、耕云居士、寂天菩萨、月称菩萨、莲花生大士、阿底峡尊者、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大师、克主杰、历世达赖喇嘛、帝洛巴、玛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噶玛巴、土观·罗桑却季尼玛、阿旺诺布、毕瓦巴、宗萨钦哲仁波切、敦珠法王、顶果钦哲仁波切、诺那活佛、贡噶活佛、创古仁波切、陈健民……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佛教修行人也“荣登”先生的批判对象之列。对这些人的见修行果，先生全部予以否定，尽皆给予痛斥。在他本人看来，也许是抱着澄清知见、弘扬佛法的旨意，但过激的言辞

及不负责任的论述，却往往使不明真相者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这些人都是邪见如山、过失累累、全无功德、与世间凡夫无异甚至还不如凡夫……这会令一些福德智慧浅薄者对自己原先依止、信赖过的大德退失信心、产生邪见以致最终远离；对僧人、僧团生起不恭敬心；即就是对萧先生也会产生负面认识。人们会想这个整天宣扬佛法第一义谛的人物，竟然对别人，特别是对当前在世的人没有一句赞叹的话，处处都在指陈别人的过失、观察众人的长短，并滔滔不绝地自赞毁他，如此作为实在难以令人生信，即便他学富五车、见解高人一筹，也只能对其敬而远之。

这种结果怕是先生始料不及的吧，本想推进自己的弘法事业，谁料却反而使人因害怕卷入是非冲突之中从而对自己产生离心力。同时，此种做法还会诱导众人竞相舍法、谤法、互观过失、不见别人功德，长此以往，萧先生本人的悲心、智慧、功德、事业等内外形象，无形中也会在众人，包括先生会下徒众的心

目中大打折扣。这么说来，这种种举措实在是眼光短浅、得不偿失——损了人又没利上己。

一个以度化众生为己任的大乘佛子，应能看清楚一点事实：要想佛法兴，除非僧赞僧。俗语云“家和万事兴”，其实佛陀的事业也概莫能外。被萧平实批判的人当中，很多人从未对他的攻击做出过任何反应，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有一点因素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即很多人怕对他做出反击会导致教内思想混乱、教外隔岸观火，把本来就违缘重重的当下社会搞得更加黑白颠倒、混乱不堪。不过我们藏族人有句话却说得分外有力：“吃饱了和因胃病而腹胀不可混淆。”同理，人们对佛教内部团结的尊重也不可和对萧先生个人的恐惧混为一谈。而且从实说来，我们实在看不出你有任何可值得恐惧的地方。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人们才听任你一路狂喊而来。

但未曾想到有些人的缺乏自知之明却到了令人

悲哀的地步，请看下面出自《狂密与真密》中的一段话：“密宗诸师生大瞋恚于余——大肆诋毁余为外道，然彼等只能私下对信众饰言：‘平实居士于密法外行，吾人不屑与之对话或辩论。’而皆不敢、亦不能对平实之言论，公开书具真名地址而提出佛教法义上之辨正，只能作诸饰辞及遮掩之说。”我想在我四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中，这段文字可能是本人见过的最不符合实际的颠倒之说了。别人“诋毁”萧先生的文章，恐怕再“诋毁”，其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类似上文所引黑名单那样的大规模公开诋毁、肆意诽谤的地步。至于先生所说的我等密法诸师私下对信众所说的那番话，大约又是他本人梦中或定中的境界吧。可能先生太擅长推己及人，故而才把密宗诸师的悄悄话临摹得那么惟妙惟肖。剩下的话就不用批驳了，否则我也不再写这本《破除邪说论》。

那么到底是谁不能提出佛教法义上的辨正，还是请读者自行做出裁决。当那么多漏洞、常识性错误、

依文解义、对密法完全的无知等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似不应成为一件难事。在提笔行文的过程中，我所说的一些话可能会出格，但本人却敢保证绝无半点侮辱、诽谤、诋毁萧先生的发心存于其中。只是在面对如此之多的邪见时，《宝篋经》中佛陀的一段教言才激励我提起了笔：“对破坏教义之言行应予以破斥，对其不破斥者非我弟子，对其进行破斥者是我弟子，是我声闻。”

比如一下子就把那么多人列入于佛法之修证毫无可取之处者的行列中，还广为散播自己发现的他们的所谓过失，别的不说，稍微以理证辨析一下就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无聊、肤浅及蛊惑人心之处。有一个道理我想众人理解起来应不是很难，即满怀嗔心的人整天都处于罗刹的境界中；心怀嫉妒者的生活状态与阿修罗无有两样；愚痴之徒则把自己的思维水准当下就变成旁生的水平。这只能归咎于众生自身缺乏福德善根所致，并不能代表他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真的就是

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先生痛骂最力的那些高僧大德，不管先生本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抹杀他们的修证境界、功德事业，但有一点是先生再怎么绞尽脑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把佛法，当然包括藏传佛教推广到全球范围内的，并不是一个叫做萧平实的居士所能进行的工作，恰恰是被他否定的这些大成就者们所为之丰功伟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藏传佛教已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巴西、阿根廷等众多国家扎下了根，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密法中心三十多处。在历来信奉上帝耶稣的国度，释迦牟尼佛的形象第一次被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人士广泛接受、顶礼、尊重，其教义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被人研讨、修习，如果不靠这些弘布藏密的先行者，难道要待西方读者接受了萧先生这些充满了杀气、充满了一个都不饶恕的斗士气概、充满了到处罗列的只属于别人的所谓过失、充满了漫

骂、充满了无有教证理证的分别念的著作之后，佛法才能得以畅通无阻地风行全球？

退一万步说，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个别人似有些缺点、过失，或者修行境界不如先生，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从长远来看，孰是孰非、因果利害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因诸多大德为适应末法时代的众生根基，往往采用很多方便法门来摄受这些五毒烦恼深重的人们，他们的事业也因此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权巧施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就不得不多样、多角度、多元化起来，而且还必须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比如近代的太虚大师，当他发起佛教复兴运动时，当时的很多人都起而反对。加之彼时佛教衰败、人才凋零、时局动荡，所以尽管他付出了极大心血，事业方面的建树却并不是很多，甚至因为在某些方面操之过急而与诸方长老产生误会。但以现代的观点衡量，他当年的很多建议、想法、具体措施，诸如开办佛学院、培养僧才、重视闻思、广讲经论、

驳斥外道邪见、提倡人间佛教等等，都极富远见与前瞻意识。他的智慧、慈悲、抱负、理想，要等到许多年后才能被人们发现其中的闪光之处。当时那些只盯着大师办事过程中某些些微瑕疵的人，可能穷其一生也提不出能与大师媲美的可谓高瞻远瞩之思想。

所以别那么着急地抛出自己对某些人、某些事的看法，真金到哪里都会闪光，即便它被埋在粪堆里；反过来，粪堆就没有这样的品性了。时间从来都不紧不慢，对歪理邪说而言，它会一天天磨蚀掉它们曾经有过的光环；对正理正法来说，它是最好的审判官与裁决者。自己确认自己是真理，永远都将面临被世人唾弃的危险，也永远不会有得到印证的那一天。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眼界及知识面、认识水平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我经常听到他们以充满自信的口吻对某些自视甚高之人说道：“你蒙谁呀？！”只要接受了正规的佛教教育，特别是新旧因明学的熏

陶，某些“前无古人”的大作就都会渐渐在他们面前露馅——除了法义上的错误以外，这些书全都有一个致命且明显的毛病，即根本不懂因明逻辑。至于这些书中的世间形式逻辑水平，相信看过先生著作的读者自有公论。

被先生批斥过的阿底峡尊者实乃使西藏佛法进入后弘期的关键人物；被先生批斥过的月称菩萨实乃中观应成派的顶梁柱，他造的《入中论》《显句论》《中观四百论广释》《六十正理论释》等论典，对于印度及藏传佛教的中观学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不用再一一介绍这些菩萨、祖师、大德的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佛学知识的普及，真相定会大白于天下。

《破除邪说论》写到这里就该正式结束了，尽管先生还有太多的书、太多的观点充斥着错误与邪见，但就像陈那论师所云：“邪道极无边，一一难破尽。”

再纠缠在萧先生的观念上，就说明我本人有些无聊了。而且这种破斥进一步发展下去，真理倒不大可能会越辩越明，没完没了之笔墨官司却有可能到处烽烟再起。萧先生本来还散布了许多关于密法的邪说，特别是对密宗的双运修法及降伏修法鞭挞起来最是不遗余力。但因众多读者都未接受过相关密宗灌顶，而密法又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故此处除对先生极个别危害特别大的观点稍作破析而外，别的方面也就略而不破了。显宗是密宗的基础，一个人对显宗的掌握都已是漏洞百出、千疮百孔，他对密法的了解也就可想而知。所以说，再与先生就密法展开辩论确实无有丝毫意义。而且我相信，并非常充满信心，从本质而言，此人对密法也绝不可能构成大的伤害——谎言可以一时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但它不可能永远占据真理的位置。

只是内心深处常常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为佛陀的那个不无悲哀的授记。佛曾经讲过，将来外道

根本灭不了佛法，能灭佛教的只有佛教内部的渣滓。
不希望这个预言会实现，但眼前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我个人在看了萧平实先生的书后，一点也不愿把它们放进佛堂，因为我实在担心这种书进得佛堂会给本人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违缘。真诚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在碰到这些书后，亦希望他们能斟酌待之。

当这本《破除邪说论》传到萧先生及其弟子手中时，先生本人如何反应我一点也不介意。但我真诚希望他的弟子都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此书，最好能静下心来细细阅读一番。对照着佛陀教言、对照着你们老师的话语、再对照本书，重新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以及学佛历程回味一下。然后，你们若还要横眉怒目、拍桌跳脚、脸红脖子粗地表示要与我血战到底，那我还是那句话：请便。

我本一凡夫，如果连莲花生大士、寂天菩萨、月称菩萨、无垢光尊者等这些伟大的诸佛菩萨都遭到

先生的呵斥，受到更不恭敬的对待我也无话可说。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提倡文明进步的今天，一切辩论、来往、交流最好能如理如法地进行。就像一个平白无故就在大庭广众之中裸奔的人，人们一定会把他当成精神癫狂者一样，毫无理性的言行也只能被智者理解成错乱之举。如果本身就是一个愚者，却还要装出一副智者的模样，这只能让智者更生悲愍。清朝的章嘉国师就曾经说过：“暂且不论自宗与他宗于见修行果诸方面之差别，名相句意尚且未通达之徒，却以嗔恨心极尽毁谤他宗之能事，且自以为己之所为乃属整顿佛教之举，当对佛法未来之发展贡献良多。此种实无真知灼见、只知看风使舵之辈，确堪悲悯。”

看萧先生的书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先生不解经义，但还是非常喜欢引用《大般涅槃经》。下面就从此经中引用一段，希望先生及弟子都能玩味、吟咏再三，如此也不负本人写作《破除邪说论》之一片苦心。

此经卷七中云：“佛告迦叶：‘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坏乱我之正法。譬如猎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作比丘相、比丘尼相、优婆塞相、优婆夷相，亦复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无漏身，坏我正法。’”

经中说得明明白白，不管以比丘、比丘尼还是男女居士的形象应世，只要坏佛陀之正法者皆是魔王波旬之化身。如是明示，人们理当擦亮眼睛，再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当然，魔王绝不可能自己暴露自己的身份，故而真伪之辨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水落石出。但我相信并期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佛法后继者，都能详加观察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说法、学说、派别的真实用心，都能尽量远离披着佛法外衣的魔众与魔说。

正邪之间，一步之差即致万里之遥；解脱之门与地狱之关，行者又岂能儿戏待之！

如履薄冰般三思而后行方为自重、自珍之举，因果面前岂可不慎！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绝不是要挑起与萧平实先生及其弟子的一场场无聊争斗，因此，文中若有令先生及信徒感觉不舒服之内容，我愿在此表示真诚忏悔。但文辞上可能有的不恭敬并不代表本人内心也对先生满怀仇恨与蔑视及欲加侮辱之意，我从心底渴望所有佛教徒都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赞许，因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最终的解脱。正因为目标的一致，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在各自通向解脱的路上互相指责、无端攻击，那样只会使得众人都不得不放慢走向终极目的地的步伐与速度。从历史上看，各个正信佛教派别之间暂时也会发生种种辩论，但它们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是为了霸占佛教宗派之中的所谓第一把交椅。同样，我与先生也无任何私人仇怨，完全是本着对佛法、对众生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才在大众面前公开演示了一番自己的佛学认

识。至于观众如何看待我本人的表现、如何评价萧先生的表演，这场辩论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当我停笔行将结束此文时，这些考虑压根儿就不曾进入过我的思索领域。虚幻不实的身體不可能長久永住，用它來干點有益于佛法、有益于眾生的事業才可稱之為物盡其用，否則都是在浪費人身，空耗生命。若要把寶貴時光全虛擲在專挑別人過失及爭名奪利之上，這樣的生存就更沒有究竟利益可言。聖者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曾說過這麼一個偈子：“故于諸空法，何有得與失？誰人恭敬我？誰復輕蔑我？苦樂由何生？何足忧与喜？”人生如夢，短暫而不堅實，還要把得失成敗這些無有絲毫實義的身外之物牢牢執取，一個佛教徒未免太不懂得“如夢幻泡影”這幾個字的分量。為了真理，必要的破析、辯論當然必不可少；不過另一方面，釋迦牟尼佛自己都說過四十九年未曾說着一字。做了該做的事，問心無愧就已足矣，若眾生因此而趨入了光明道，則我自己最大的願望已經滿足，贊

美或臭骂便都是身后之戏论了。

非常希望萧先生能因这次辩答的机缘而真正走入密法，多多了解一下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当你真的对密宗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本人愿与你不附加任何条件、面对面地坐到一起共同探讨密法的甚深法义。正常的辩论不应该成为引生贪、嗔、痴这三毒的因，龙树菩萨就曾讲过：“贪嗔痴及彼，所生业不善；无贪嗔痴等，所生业是善。”因而希望我们的辩论、交流也能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进行，更希望我们之间的文字往还能真正变成引发众人深入佛法的契机与桥梁。同时希望本书的公开流通能为促进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和合、增进人们对显密佛法一体一味性的了解献上一份绵薄之力。衷心企盼所有众生都能以种种因缘而断除心相续中的邪见；所有对密法知之甚少的佛教徒都不再以狭隘的分别念看待密宗；一切利用密法欺惑众生的行为都能完全断除；天边有情皆可暂获人天安乐，终得圆满如来正等觉佛果。

大约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完这本小册子，这期间，我每天上午都要上满三堂课，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用于翻译、撰著《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俱舍论释》等法本，因此只能利用午休的短暂空闲，简单地对萧平实先生有关显密佛法的异议作一答复。由于时间关系，很多资料都无暇翻阅，故而众多教证也只得忍痛割爱。唯愿有缘者能以此书为契机，一步一步深入显密佛法奥义，直至终抵三乘法要绝顶。愿增吉祥！

索达吉

2003年5月1日于色达喇荣

○○ 相关阅读

- | | |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 著作 | 《佛教科学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 著作 | 《密宗断惑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 著作 | 《儿童佛教课》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 著作 | 《悲惨世界》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 著作 | 《藏密问答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7 著作 | 《藏密素食观》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9 著作 | 《红尘中的出离》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0 著作 | 《博士访谈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1 著作 | 《泰国游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2 著作 | 《旅途脚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3 著作 | 《警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7 著作 | 《苦才是人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8 著作 | 《做才是得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9 著作 | 《残酷才是青春》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0 著作 | 《幸好有烦恼》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1 著作 | 《没什么放不下》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2 著作 | 《有什么舍不得》 |